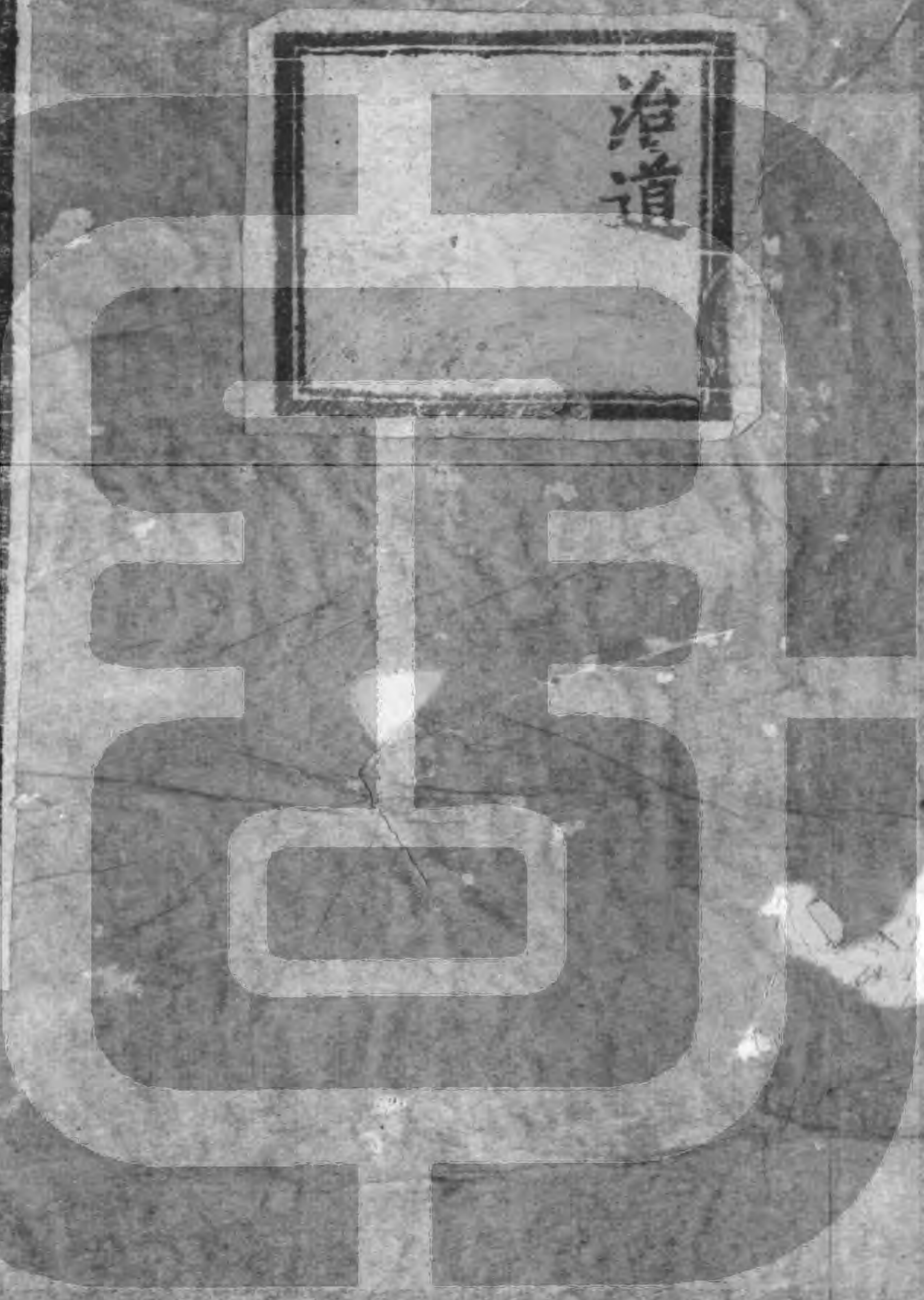


6244
:22

治道

歷代名臣奏議

卷四十四
之四十六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四十四

治道

宋徽宗時陳瓘奏曰。臣聞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厥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蓋曆數在躬。則有天命也。允執厥中。則盡人事也。天人兩得。則四海不窮。而天祿永固矣。堯之所以命舜。舜之所以命禹者。如是。則祖宗之所以命陛下者。亦可知矣。陛下奄有神器。以天之曆數在聖躬也。今所以保四海而固天祿者。在凡執厥中。以奉天而已。無過不及之謂中。不高不下之謂中。不左不右之謂中。如天之有北辰。衆星之所拱也。如地之有洛邑。遺里之所均也。如五行之有土。萬物之所以生也。如五臟之有胃。百骸之所以立也。知其理而言之者。儒生之所能也。體其道而行之。則非聖人不能也。列子論出石入火之事。以謂仲尼能之。而能不為也。能高而不為高。

可謂中矣。故六經之道高而不可不中者也。豈唯六經為然哉。老子
之道可謂高矣。然以百姓心為心。則魚城中之大馬。有去甚之說焉。
老尚如此。况吾儒乎。顯諸何藏諸用。一弛一張而不失乎中者。然後
足以經世也。今天下學者求治道於茲。老而於漢唐之事。皆不取焉。
失於高矣。故不中也。又天下之士。一南一北。彼用則此廢。此用則彼
廢。失於偏矣。故不中也。不中則如車輪。無轂不能轉。物不能轉。則為
物所轉。此自然之理也。堯曰。四句自有次序。故曆數在躬。則當允執
聖中。允執厥中。然後永保天祿。

又進故事。堯曰。仁宗聽講詩至匪風。曰。誰能烹魚。既之全。秘而仁宗
曰。老子謂治大國若烹小鮮。其義類此。然則古人之興喻。其情豈相
遠也。詩讀了。度對曰。烹魚煩則碎。治民煩則散。非聖學之深。何以見
此意也。

按之聖也。當大有為之時。或創業或革弊。不免有所煩
也。仁祖以清淨無為之道。特愚守成四十二年。終始如一。蓋得烹
鮮之說而躬行之耳。臣故曰。漢文之術出於老子。而仁祖之治多
似漢文。神考謂漢文吾無間。然則述仁祖之意可知也。

傳亡周行已上言曰。臣聞忠臣鮮不臥臥。不忘其君。志士雖無其俸
而憂在天下。何則。君臣之義。出於天性。天下之人。同於一體。是以伊
尹耕於有莘。而自任以天下之重。仲尼孟軻。身為匹夫。而汲汲皇皇
彼言。非其時。猶欲使其君為堯舜之君。使其民為堯舜之民。孔子
亦曰。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孟子亦曰。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
舉也。臣生逢盛世。身事明主。豈不知陛下享天下之安。天下同陞
下之壽。承祖宗深厚之德澤。固萬世無窮之基業。而臣尤以為幸者
陛下體堯舜之誠。躬行周王之業。有大舜取人為善之大德。有

成湯改過不吝之誠心。加之以聰明之思。之聖學。光恭克讓之懿行。足以乎詔。每下天下無不感悅。雖遠之窮僻之民。猶有不得盡被陛下之澤。而經國之術。猶有不得如陛下之意者。豈非有司議法之過。官吏行法之弊乎。臣嘗讀易得其說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此陛下有天地好生之德。居聖人大寶之位。守之以仁。行之以義。而臣下未有稱陛下之旨。任天下之責者。夫守位莫大於得人。心衆人莫先於經國。用此誠陛下今日之所當思而已行之矣。然臣猶有區區之說者。誠謂更化之際。古人所難。調一之道。必有其要。故臣為得人之一說。有曰。一曰廣恩宥。二曰解明黨。三曰用有德。四曰重守令。為經國用之說。有六。一曰修錢貨之法。二曰修茶鹽之法。三曰修居養。四曰修學校之法。五曰修吏役之法。六曰修轉輸之法。

法。臣所謂廣恩宥者。誠謂陛下前日聽任之過。法度或有未便。刑罰或有失中。天下雖知陛下之德。而行法之吏。不無失人之心。臣願陛下曠然為盛德之舉。下責躬之詔。其意若曰。過者失於聽任。法度過差。恐吾民至有陷於非辜。賢者或有廢而未用。人失其所。澤不下宣。因推應官吏軍民之在罪籍者。無輕重悉使自新。如此則天下之人孰不懽然交悅。蓋知陛下之為聖。前日有司之為過也。臣所謂廣恩宥。為得人心之術者。此也。夫然後除其黨。逐其勦。或有司應今赦以前。不得復論。繼今以後。不得復以明黨為言。明黨之論。誠非國家之利也。夫一八之身。內有九族之衆。外有婚姻之黨。又有朋游之好。一家十人。十家百人。百家千人。以一人失職。十人懷戚。一口傳言。萬口德聲。陛下誠能念其前事之已往。歲月之已久。所言失當者。或出於忠誠之憤激。所為繆戾者。或出於愚暗之無知。天下樂生之情。同於忠

重何所不愛。陛下好主之德同於天地。何所不容。臣願無問罪之輕重。時之後先。人之邪正。悉因大需。一切釋之。兩解其黨。遷前任宰相執政者。與之三京四輔。前任侍從者。與之四府。望都。前任臺省官者。與之列郡。餘官各隨資任。聽其仕進。已亡沒者。悉復之。有恩賜者。忠還之。如此。則人無懷疑之心。下無失職之嘆。幽明咸被其澤。賢愚各得其所。回千人之憂感。為四海之權聲。臣所謂解朋黨為得人心之術者。此也。臣所謂月以德者。臣誠謂天下之人。有有德者。有有才者。有才德兼備者。操行無瑕。持心無厚。所謂有德也。人所不能而已能之。所謂有才也。才德兼備者。上也。有德而無才者。次也。有才而無其德者。其下也。無才無德者。斯為下矣。故曰。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又曰。任賢使能。所謂賢者。有德之謂也。所謂能者。有才之謂也。賢者在位。則朝廷尊。朝廷尊。則天下服。夫為德非一日之積也。德成而信治。

入者。又非一日之積也。誠願陛下博選者。多。不用舊法。蓋者。德之入。知古今之多。閱世故之久。必能為陛下稽古。變民。必不為陛下妄作生事。而又天下之所素知。人心之所系服。用之於一方。則一方之民悅。用之於朝廷。則天下之民悅。陛下能用民悅之人。是陛下得民之悅也。臣所謂用有德為得人心之術者。此也。臣所謂重守令者。誠謂天下一家。萬民為本。積將為州。積州為國。豈不得人。則為陛下失一縣人之心。州不得人。則為陛下失一州人之心。國不得人。則為陛下失天下人之心。是人心者。為州縣之根本。州縣者。為天下之根本。今朝廷之上。選賢用能。而州縣之任。未嘗選也。資考應吏部之格者。可。以得也。朝廷以為不才而黜逐者。可以得也。天朝廷以堂選。為重吏。而為輕。而郡守縣令。以吏部得之。是州縣之任。輕於朝廷也。朝廷以。道而為不熟。責為不才。而郡守縣令。以黜責得之。是朝廷輕郡守縣。

之任也。臣願立守令之法。重州縣之任。應今後朝廷之黜責者。未
得任郡守縣令。朝廷之選用者。必曰郡守縣令。選除如此。則守令知
目重而不敢害吾民。民知上愛我。莫不懷上德。臣所謂重守令為得
人心者此也。臣所謂修錢貨之法者。其說有三。一曰當十。二曰夾錢。
三曰陝西鐵錢。夫錢本無用。而物為之用。錢本無輕重。而物為之輕
重。此聖智之術。國之利柄也。臣竊計自行當十以來。國之鑄者。一民
之鑄者。七錢之利。一倍物之貴。兩倍。是國家操一分之柄。失十分之
利。以一倍之利。當兩倍之物。又况夾錢。未有一分之利。而物已三倍
之貴。是以比歲以來。物價愈重。而國用已屈。為今之說者。不過曰官
既罷鑄。聽其自為輕重。又不過曰慶曆之法。以漸減其分數。此二說
皆不可也。夫鑄當十。得兩倍之利。利之所。正法不能禁也。自行法
以悉官鑄。聽其自為輕重。則私鑄不已也。私鑄不已。則物

價益貴。刑禁益煩。而物出於官。天下相視常什之四。而糴
常十之六。與夫供奉之物。器用之具。凡所欲得者。必以錢貿易。而後
可。使其出於民者。常重。出於官者。常輕。則國用其能不屈乎。此一不
可也。慶曆之法。前日行之。東南是也。自十而為五。自五而為三。自三
而為小錢。自十而為五。凡之所。有十去其半矣。自五而為三。民之所
有。十去其七矣。小錢之法。自一百等之。至於一貫。民之交易。不能悉
辨其真偽。一也。輸於官。而不可得錢。二也。是以東南之民。不肯以當
三易錢。而盡銷為黃錢。此前日已行之弊也。然而所以得行者。尚以
改鑄之日未久。散於天下者未多。况今公私之鑄。日又併於五路。與
京師者日益多。其可復如前日公私有五分七分之損乎。此二不可
也。然而當十。必至於當三。然後可平。夾錫必併之。然後可行。陝西鐵
錢。必通之。然後可重。臣之說。欲官出進納。詰勅與度牒。紫衣師號。見

錢公榜六等以收京師五路當十隨其錢數物直平易之其有奇零
不及數者則隨其多寡道給公榜許得貿易若自便於權貨務等諸
諸路未盜鈔以一季為限於是悉以所得當十捲管逐路或上供京
師隨其所用改為當三通於天下國家無所費而坐收數百萬緡之
用其利一也公私無所損而物價可平其利二也盜鑄不作而刑禁
可息其利三也然而六等之說所出既多則必停鑄不售停鑄不售
則其直必減其直既減則公私或損臣欲進納前日之給綾紙宣帖
者悉更為誥勅而度謀裝衣師号悉用黃紙自法行之後應官司唯
得書填今未進納誥勅及黃紙度謀紫衣師号候畢方得書填舊時
文字如此則無停鑄之弊價輕之患矣此修當十錢之法也夾錫之
幣其行未久輕於銅錢三之一十三當銅錢之十臣欲併於河北陝
西河東三路陝西鐵錢之幣其積已多輕於銅錢一之十五臣欲通

河北河東兩路並錢以無用為用物以有用為用是物為實而錢
為虛也故錢與物本無重輕始以小錢等之物既定矣而更以大錢
則大錢輕而物重矣始以銅錢等之物既定矣而更以鐵錢則鐵錢
輕而物重矣物非加重本以錢銅錢為等而大錢鐵錢輕於其所
等故也何則小錢以一為一而大錢以三為一故也銅錢以可運可
積為貴而鐵錢不可運不可積為賤故也以其本無輕重而相形乃
為輕重故臣之說欲併夾錫與鐵錢通行於河北陝西河東三路而
禁使銅錢其三路所有銅錢許過銅錢路分行用其京東京西兩路
夾錫錢許過鐵錢路分行用若河北陝西河東行使銅錢京東京西
行使夾錫錢與銅錢之入三路夾錫鐵錢之入餘路各論如私錢
法如此則鐵錢與物復相為等而輕重自均矣陝西鐵錢幾廢而可
以後行其利一也銅錢不流於二虜其利二也虜人盜鑄而無所獲

用其利三也。其或鐵錢為輕物價尚貴。又有二說以濟之。鐵錢脚重轉裝道路不便於往來。一也。拘於三路而不可通於天下。不便於商賈。二也。臣欲各於逐路轉運司置交子如川法。約所出之數。椿錢給之。使便於往來。其說一也。朝廷歲給逐路雜買之數。悉由見錢公據。許於京師或其餘銅錢路。分就請以便商賈。其說二也。前日鈔法交子之弊。不以錢出之。不以錢收之。所以不可行也。今以所收大錢椿留諸路。若京師以舊之別文鈔為有實而可信於人。可行於天下。其法既行。則鐵錢必等而國家常有三分之一之利。蓋必有求與之失。盈賦之變。往來之積。常居其一。是以歲出交子。公據常以二分之實。可為三分之用。此修與錫鐵錢之法也。臣所謂修茶鹽之法者。臣欲并酒法而總其監餉。等請之數。實為善惠之數。摧酷淨利之數。坊場買撲之數。通天下三等而三之。為一。天下自五等。歲各依額。若手一勿地。其禁令

使民自便。國省官吏而歲入有常。其利一也。戶出緡錢。至少而得以自便。其利二也。小民各安其業。而商賈行通。其利三也。竄盜不作。而刑罰可省。其利四也。臣所謂修居養安所漏澤之法者。前日朝廷既嘗修之矣。然其利未廣。其費尚多。臣欲廣陛下之惠。息縣官之費。謂應天下鰥寡孤獨之無歸者。疾病之無養者。死亡之無葬者。宜令各許所在。近便寺觀。隨宜收養。葬埋。每遇計及若干人。給度牒一道。如此。則生養死葬者。各得其便。一利也。天下寺觀。各得度人。二利也。官無濫費。而下獲實惠。三利也。德澤益廣。而可以久行。四利也。臣所謂修學校之法者。誠謂前日之法。太煩而難守。費廣而難久。官有一歲四科。場之勞。士有五歲一應舉之患。官有一歲。夏季一試。秋季一試。冬季一試。官吏之勞。紙札之費。悉如三試舉之法。是一歲而有四科。場也。豈非官以為弊乎。一試入縣學。一年然後赴歲外。再試入州學。

一年然後補內舍。三試外內舍。一年然後補上舍者。歲終然後入
雍。入辟雍者過大比然後得推恩。凡此數者每試必得。必有考察。必
遇大比。已五年矣。而况試未必得。未必有考察。貢未必遇大比。是
又有七年之久者。有終身不得進者。豈非士以為患乎。臣欲廣陛下
教養之意。而覈其實。簡有司選試之法。而省其費。謂宜州置州學。教
授一員。命官充之。選有學行者。視其實秩。為請給人從之數。縣置縣
學。教授一員。舉人充之。月給職錢五千。學生之入縣學者。不試不給
食。學生之入州學者。初歲一試。外舍取文理通者。不限以數。比歲再
試。內舍取外舍十之一。三歲再試。上舍取外舍十之一。於是貢于太
學。太學認天下所貢之數。而大比焉。又取十之一。乃奏名。而官之應
三舍主額。在學與游學於外者。聽其自便。內舍以上官給食。若在外
犯公罪。徒私罪。杖雖贖。及在學犯第二。以上罰者。各不得預試。而

大比之後。一再試。如初法。預貢者免試。外舍。至於試士之法。其弊
亦久。人守一經。無不出之題。文為一格。無甚高之論。以博學好士為
過關。以綴緝時文為捷徑。是以老成久學之士。未必得。而後生淺聞
之徒。多預選。臣謂宜革選試之法。使人試上經。入義各一條。為第一
場。子史時務。各一道。為第二場。宏詞。為第三場。如此。則高才實學
者。無不遇之歟。而新進寡學者。無濫得之幸。是為今日學校之所養
者。必為他日三舍之所選。今日三舍之所選者。必為他日朝廷之所
用。學校益廣。一利也。考選益精。二利也。士得自便。三利也。所費至省。
四利也。臣所謂修史役之法者。其說有二。以田募吏。一說也。以兵代
後。二說也。以田募吏之法。水田上等一項。中等一項半。下等二項。陸
田上等二項。中等三項。下等四項。州縣每案募吏一人。使世其職。自
廢。使以子孫家人承代。試而後補。犯枉法自盜賊者。還其田。別募。隨

其案之職務煩簡。許保任書手一人至三人。月給顧直三千。犯在法自盜贓者同罪。餘罪輕重有差。如此則文得久其職而可以責任。一利也。人知自愛而重犯法。二利也。民不受警三利也。顧直可省四利也。以兵代役之法。應州顧散從。縣顧手刀。悉易以廂軍。廂軍不足。以禁軍。其教閱更代差出。各如本法。即不得下鄉幹當公事。如此則顧役可省其利一也。兵無冗會其利二也。臣所謂修轉輸之法者。臣誠以謂領使太煩。轉輸不一。財散而費廣。權分而勢輕。臣欲悉減諸司官。每路只置轉運司一員。使轉輸財賦。按察使一員。使察廉吏治。皆以重重品高者為之。許各居官屬分治其事。如此則權一而事治。其利一也。官省而費輕。其利二也。凡此十說。臣皆推原陛下仁聖之美意。修廣今日已行之良法。於當更之時。順民悅之情。定一代之興。為萬世之利。至於事之緩急。行之先後。漢之纖悉。漢蒙萬機之時。留神

聽覽。或有可采。別具條對。出自宸衷。斷而行之。臣非敢懷邪而觀望。希賣而幸進。惟欲陛下受天命無窮之福。天下安陛下和樂之政。宗廟永寧。社稷永固。臣之至願也。

李復上奏曰。臣聞聖人御天下也。必以道。而道者南面之術也。其所謂道者。豈但漠然而無所事哉。其用至微。其功至周。皆隱於綱紀法度。禮樂德政之謂也。使四海安然而無事。三千萬世而無弊。天下由之。不知其所以然而然也。古之致治者。惟元能之。孔子稱之曰。煥乎其有文章。絜乎其有綱紀。法度禮樂德政之謂也。魏乎其有成功。乃天下安然而然也。夫惟如是。無弊之効也。蕩蕩乎民無能名。乃不知其所以然而然也。夫惟如是。所謂道也。後世無不稽焉。前世自唐末至五季。天下糜爛大壞。有識者傷之。至於不忍言。國家之藝祖太宗。潛而未躍。熟稔昔者禍亂之所由起。自膺天命。凡立一法。欲絕一蠹。凡舉一政。欲去一弊。小大遠

近皆有綱紀法度維持不以喜而妄與不以怒而妄罰使居官者修其職安其分而不敢妄作不敢苟悅無狂易徼幸之心百姓守其業樂其生無橫擾困苦之患累聖循之迄今一百六十年天下晏然自三代而下未有若本朝平定之久也恭惟陛下即位已來延見臣下必訪治道四方聞之皆曰今唐堯在上天臣願陛下思祖宗修立紀綱法度維持天下之意不取目前之虛美而求經久之遠慮使上下各安其分守職業具舉朝廷清明民物繁富弊無由而起虛無從而生天下不知其所以然豈非配天廣地之業哉治道莫盛於此臣等遠愚蠢不知治體狂妄獻說惟赦之幸甚

復又論虛名實敝上奏曰臣聞古先哲王之舉事也常艱於其始而慮其終始雖可為後不可繼則不為善慮得其虛名而受其實弊下四海雖甚大亦猶庶民之一家以一家之事推之乃天下之事

臣嘗觀舊史見前世不能深思遠慮輒動生患者其事甚衆不敢遠引以瀆聖聰以臣今親見所謂庶民之家者論之臣居有鄰人承其父業負郭有美田十餘頃衣食富足不能力穡為治為人所怵喜多田之豪名蓋索又營遠山之瘠田數十頃欲人稱其田之多也遠田無所得常以負郭資之歲久因遠而困此求虛名而受實弊也陛下承祖宗積累之休無幽不燭無遠不察其多事輒動以求利者不能昧聖聰必久已察之矣固不待螻蟻之微獻其愚臣惓惓之誠更願終謹之幸甚

左司諫江公望上奏曰天下大器置諸安則安置諸危則危此知置之之地未知運之之手天下神器為者敗之執者失之此知運之之手未知藏之之道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遜此所以為道也天下有常安之地聖人操妙用之手至人藏不動之道不動常動動常不動

運實不運。不運常運。安常不安。不安常安。此宰制天下之妙理。管仲
鬻鬻萬一。以其君霸。伊尹周公收拾土。以其君王。大舜神禹得之。
以其君帝。孔子曰。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與天同德。得所以藏之之道。
禪之匹夫。如攘芥揮涕之易得。所以運之之手。煥乎其文。魏平其功。
得所以繕全之理。而置之者也。自堯而下。以人治天下。以人治天下。
貶於道矣。舜捨己從人。禹惟不矜不伐。湯執中。文王翼翼。武之介介。
以器之不可滿。而先為可持之方。成王狩盈守成。以器之已滿。而見
於能持之力。道既敗。器亦狹也。嗟乎。戰國之縱橫。秦漢之吞并。有
為之之數。統之之失矣。故其妙不知所以藏。其粗不知所以置。天下
無事亦幸爾。今有器焉。蠶而不飭。蕩而不綱。欹而不平。漏而不葺。置
之能安。以否身坐其中。雖巨有力焉。能連行以否。一日為有力者。負
之以去。謂之善藏。以否。器既如是。天下亦然。陛下以仁為標。以義為

劑。以信為繩。以智為巧。以禮為繪。政以制其用。刑以支其蠹。秋。秋萬
鳴。蠢蠢群動。同在一器。虛而不實。故眾實之所會。靜而不動。故群動
之所止。止而無止。則動亦寂矣。會無所會。故實亦空矣。虛實一體。動
靜同域。莫得其隙。莫窺其用。陛下以此藏之。孰能移也。得之於天人。
非容心也。視之若救屣。非有愛也。承之於宗廟。非敢忽也。行一不義。
殺一不辜。非敢為也。人愛亦愛之。人棄亦棄之。示至公也。上而公輔。
下而有司。百執事。或坐而論道。或作而行之。各當其力也。不在一曲。
不滯一隅。東顧西盼。左提右挈。如在掌握之上。陛下以此運之。孰能
弊也。不畏多難。而以無難為憂。不矜無過。而以改過為美。居安思危。
在治思亂。以山河為金湯。以夷狄為赤子。外之郡國。若犬牙之相制。
內之宗族。若盤石之鎮安。建極於四達之塗。躋民於仁壽之域。陛下
以此制之。孰能危也。藝祖神考。能運而藏之者也。仁宗能安而置之

者也。今舉以付陛下。如何其勿思也。臣之言若誕而不可考稽。皆目前之至理。非外取也。張湛曰。至妙之所會者。更難至高之所適者。反下。臣以為知言。惟陛下財擇。

公望又奏曰。人君明目達聰。所以通下情也。前後有疏。左右有鑿。所以防太察也。太察則聞人之過。下情不通。則不聞己過。聞人之過。則燕生而刑滋。不見己過。則心塞而禍萌。此周之厲王。以防口而召亡。漢之顯宗。以耳目隱發為明。而速亂也。邏者之興。推求其意。不過以求瑕搜匿。鈎致盜詐。出於不備。擿發如神。此一酷京兆之俗才爾。使京兆為之側目耳。陛下以天下為度。海內為家。而為良京兆所不為。伏惟陛下即政之三日。一切罷去。天下聞之。翕然歸心。開口張膽。人人自安。告訐不長。風俗向厚。比聞稍稍復置。益舊額。通為七十人。一人量以十人為耳目。十人之中一人。又以十人為之。散之通途。亦

不啻數千百人矣。夫婦醜訛之言。仇隙怒傳之語。增情節狀。擿隱伏。何所不至。人人踴躍。各各疑慮。親戚不敢誠。朋友不敢信。目不敢注視。手不敢直指。若此。定非清世之美事也。昔吳主孫權用呂一舉罪糾葛。纖介必聞。深察醜誣。排陷無罪。以作成福。步騭力詆其權。尋誅。覺悟尚早。蓋小人因緣銜命。不務奉公。利在憑藉威勢。絕人口。公然作過。使上聰不達。威柄潛移。刑及無辜。睽睽萬目。聞人之過。不聞己過之所致也。老子曰。察見淵魚者不祥。以察為明。是誠不祥之兆也。陛下豈不思畿甸之外。非陛下之民乎。人各有心。能使之昏昏不喻。朝廷之所為乎。人各有口。能使之嘿嘿不議。陛下政事乎。既不可掩於天下。何獨察察於輦轂之下。以為明哉。語曰。天下有道。庶人不議。信乎有道不可得而議也。伏望陛下以道御天下。使人蕩然不疑。無得而議。何為蹈吳之故轍。而不知車。彼猶能因言以誅

一輩孰謂陛下鑒此而不能之乎。願黜獻議之人。通舊額人數。一切
罷去。除禍者必鋤其根。植福者必封其本。毋謂昔有額而不可去也。
其根尚存。枝葉他日復生矣。不可不察。

趙鼎臣對策曰。臣聞天下之勢。莫重於已安。聖人之慮。常切於既安。
古先盛王。不以太平盈成為可樂。而以長治為難。不以垂裳拱揖為
多暇。而以居安為懼。故衛室載旆。勳之間。總章志有虞之諫。諶之
箴。學至芻蕘。凡以不恃獨見之聰明。而思得天下之忠言。嘉謨以濟
其治也。不惟有以明已善。而又有以取衆善。不惟有以鑒已然而又
有以防未然。聖而益聖。安而愈安。蓋皆出于此矣。恭惟陛下。承休祖
宗。合德天地。仰奉太皇之慈訓。懋昭先帝之盛烈。据已安之勢。攬既
治之俗。循於多士。在廷親屈。聖問勞謙。退託。曾所未逮。此誠陛下推
堯舜之用心。而使有吾卜筮芻蕘者。咸得預謀而備問也。臣愚不肖。

草野狂贛。妄殫。一聞。思補聖德之萬一。惟陛下救其昧死。臣不勝至
願。伏惟聖策推。漢之政。鑒方今之治。慈大辟之尚。寒燠之或
差。此見陛下求心之深也。臣聞善言古者驗於今。善言天者驗於人。
陛下仁慈恭儉。此民如傷。置官立司。裁省滋費。而約賞節用。首自官
樞。則非特衣綈。復革而已。鉢金尺帛。不妄。與臺池苑囿。無所增飾。
則非特惜十家之產而已。發內庫之金。以賑凍餒。散上供之粟。以賑
饑饉。則非特除。酷之科。著胎養之令而已。應天必以實。見異必修
德。此宜天地之。不交感。亨暢。遐邇之。承風向化。俗興禮義。而年穀
和熟。以答陛下之。休德也。然間有不能爾者。雖臣嘗疑焉。請為陛下
陳之。臣聞人之。皆鬱於下。然後天之舒。慘變於上。故水旱為。本
民情之未和。民。之未和。由大辟之滋衆。蓋民無常產。因無常心。則
放僻邪侈。無不。已及陷罪而刑之。孟子謂之罔民。此不可以不戒。

也。臣竊謂方今古有仁政而無仁吏。故郡縣之政。徒謹簿書。有司之臣。諱言教化。化不下一究。則民起而觸憲網。食不家給。則人窮而為盜賊。督郵之所獲。追正有之所執。歲不下以千百數。有司徒能据法以當其罪。而未嘗論陛下所以愛養元元之意。且思有以教之。此不亦有仁政而無仁吏邪。刑罰積而嗟嘆興。嗟嘆興而變沴作。則夫寒暑差。豈無自而致然哉。昔東海一女子耳。刑不以罪。猶能感致暎旱。况四海生齒之衆。而一曰死。必當辜刑。必應罪。臣雖甚愚。竊未敢謂之然也。彼文章二帝。因心承峻濟。以寬厚故。民氣既協。而天理亦應。此其所以修而致之者。惟陛下以教化為首務。擇良有司而奉行之。然後刑辟可清。嗟嘆可平。而頌聲和氣。固將薰蒸旁薄。發為嘉瑞。則水旱之變。又何見於盛世哉。伏惟聖策。慕無為之治。敬何言之化。又將明鄭而平徭賦。定以令而清蠻貊。革而正之。務求勿擾。此見陛下圖

之備也。臣聞任官以資格。則雖賢有所不申。果人以言語。則雖鄙有所幸進。此其所以未明也。惟陛下稽唐虞考績之典。放周書黜陟之制。如此。則賢鄙明矣。臣聞戶板既久。有虛名而增稅。流亡不復。有詭佃而不征。貧以不足而重斂。富以有餘而徵幸。至於課功調役。多寡隨之。此其所以未平也。惟陛下采師丹限田之議。教唐人口分之法。浸復古初。毋尚一切。如此。則徭賦平矣。臣聞之易。於渙曰。渙汗其大號。於巽曰。申命行事。故先王之行令也。堅如金石。信如四時。公如天地。以陛下之聖。布美意。畫良法。合於人情。熟講而力行之。雖萬世可無弊。至於因時移易。應變屈申。是乃所以為神化不倦者。又何意於屢更哉。願其一所設施。何如耳。臣聞夷狄固不可禮誼接也。周人五策。不過乎嚴守禦。走集之利。俾其欲寇不能。願臣不許而已。陛下臨御首詔。疆吏毋得擅興侵略。乍候既明。約束素定。持重養威。隱然

不可犯之勢。是以鬼章跳踉竊据邊壘。而亟縛渠魁。生致闕下。踏
洮之城。麟青唐之壤。雲徹席卷。天威四震。此誠今日已成之功也。臣
願陛下謨謀崑崙。益稽遠略。來姚崇之意。不賞邊功。取士燮之言。
為外懼。禽獸視之。則又何患於不誠。而且未清哉。伏惟聖鑒。臨
之首務。訪制禮之盛典。欲人不趨利而務節。欲士不憚勞而奏
見陛下講化之功也。臣聞農盡其力。在敦本而抑末。禮制其宜。在
情而示訓。雖然。得曰禮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陛下德為聖人。
為天子。則夫以義起禮。固無便於此矣。而復訪臣以制宜之時。臣
所以遲疑而不知對也。臣聞上好節。則人不勤而自斂。朝有勤賞。
則士雖勞而不憚。則夫不趨利而樂為功。亦在陛下所以鼓舞之而
已。至如漢之久任。可以課吏治。隋之減倉。可以禦凶年。此善於今而
可先者也。兵釋之滋廣。服用之無制。此戾於古而為大者。善者以漸

而復行。戾者以緩而除去。為政之善。宜如此。凡此數者。是皆治國
之大本。方今之急務。臣既言其畧矣。而陛下復策臣以天下之廣。黎
元之衆。慮有未萌。而當預防者。臣於此然後見陛下凡所以問臣者。
豈徒為無用之空文。可喜之高論哉。又將深謀遠慮。而及未然之得
夫。願臣之愚。何足以識此。雖然。仰觀陛下即位以來。仁深德厚。政良
俗美。務行寬大之令。悉懲苛峻之吏。元元赤子。蒙被天地父母之恩。
可謂至矣。然臣切慮郡縣疏遠之吏。或不能明朝廷指意。妄謂嚴明
察而樂簡易。務為優游懦緩之治。以至是非不舉。聞惡不察。趨競者
矯以取名。偷懦者習以蒙幸。茲風一扇。流為姑息。此臣所大懼也。願
陛下懲其流而塞其源。正其本以禁其末。有若宣帝之政。信賞必罰。
太宗之治。屈己從諫。此消弭之大略也。臣愚不識忌諱。復附于末。惟
陛下財幸。

御史中丞王安中奏曰。臣聞治古之世。君任道以用天下。臣任法以
為天下用。蓋道不徒行。必以道出法。君不獨治。必以人守法。法行而
下不能守。君勞而臣不知勉。三代以來。未有若是而能治者也。臣竊
觀陛下有堯之仁。有舜之孝。有夏禹之勤儉。有文王之小心。而又庶
祖宗流澤之光。承熙豐聖作之緒。禮備樂成。隆典畢舉。天地順應。年
穀屢豐。宜可以儲思於穆清。玩心於昭曠。而臨朝聽政。每至盱食。咨
逮焦勞。形于玉色。退即便殿。親御翰墨。終號施令。日以數十。纖悉微
隱。必關聖慮。雖天德剛健。勤于萬幾。然臣竊意陛下勢亦有未可自
已者也。何則。本在於上。亦在於下。要在於主。詳在於臣。臣嘗觀今之
為臣者矣。所與共者天位。所與治者天職。所與食者天祿。而精白一
意。以承休德者為誰哉。同寅協恭和衷。以助理萬務者為誰哉。以道
事君而任天下之責者為誰哉。情同者相親。利同者相親。廷待者不

容。賦性者不獲。迫挾自大之風。積久未殄。背公而徇私。怙權而附會。
見得而忘義。售諛而醜正。締合相傾之習。于茲猶熾。豈無尊君親上
之士哉。且相戒以保身。豈無憂國愛民之士哉。且相語以俟命。則利
孰與興。弊孰與去。政事孰與修。紀綱孰與正。陛下雖有尊賢顯俊。紹
庭陟降之意。而平進之塗塞矣。陛下雖有厲世摩鈍。甄別流品之意。
而名器之施輕矣。陛下雖有崇寬尚德。勤恤元元之意。而膏澤之源
壅矣。陛下雖有躬儉節用。裕民足國之意。而財利之積耗矣。朝廷除
吏士。或困於無津。吏部注官。衆又扼於無闕。媮黷免轉擇地而仕。勞
舊寒窶。終歲坐待。平進之塞。有如此者。賞不必勸。能官不必稱。事有
史之賤。至上大夫者。多於王廷之士。給使之冗。至橫列者。雜於公室
之臣。名器之輕。有如此者。役不時興。以差為募。物不時須。以配為市。
富者求易常產。貧者無以自給。民狃于犯法。輒牟奪以封己。吏幸于

乘時輒垂緣以為姦膏澤之孽有如此者天地之間其生有數四方之物其利有常既已聚諸此必竭於彼矧賦祿之厚其源既開與事之費其流既肆掌計之臣指應副之外無他策將漕之使侯封樁之外無餘術此可以為常哉其無事幸而已財利之耗有如此者以祖宗基業之隆以神考制作之盛承以陛下之聖而天下之事文具而効不至名美而實不副者將不止諸此臣姑舉其大者若夫有志之士寢食之所念慮四方萬里之遠朝夕之所系望陛下天聰天明無所不燭蓋亦循其本乎臣觀記禮者以大臣法小臣廉為國之肥蓋言大臣有以正下小臣有以守己則仁賢至而國不空政事立而財用足禹之告舜曰慎乃在位又曰其弼直而繼之惟動丕應後志蓋言審官而所使弼己者直則動必衆且大應至乃侯志所在而無違命釋王之命伯景亦曰昔在文武聰明聖小人之臣咸懷忠貞其

侍御僕從罔匪正人而繼之以下民祗若萬邦咸休蓋言得忠良正直之臣列于內外則號令必臧民用順治然則今日之務孰有先於此者乎臣願陛下開衆正之門立大公之道崇獎尊君親上憂國愛民之臣抑絕好同惡直背公徇私之風則國家之治忍生民之休戚群下之情偽將畢達于前而陛下躬以剛健之德體天之道觀四時之運順盈虛消息之理化而裁之神而明之以通上下之志以適萬物之宜循名以責實約文而就質持之以久守之以衆則太平之化日隆無為之功可致家給人足刑措不用至于海隅蒼生罔不蒙澤矣臣奮自疎遠蒙陛下親擢任以中執法區區之愚誠不敢為臆說以効尺寸之報凡臣所陳皆天下之所欲達于上者而猶其略也惟陛下留神裁幸

劉允承論尚同之弊疏曰臣伏觀獻歲紀元之號曰政和蓋自神考

稽古立政。實創厥始。繼繼承承。至于今日。斟酌損益。克底于中。此政和之實也。然臣聞之。和與同異。可否相濟。曰和。可。可。否。否。曰同。衆言朝廷立法之初。意甚美也。而議論之臣。曾不為國家深惜。惟務希合。以濟其私。往往順承太過。浸失本意。此尚同之弊也。幸陛下神聖獨斷。親灑宸翰。以勅有司。參酌前後之宜。悉從中制。一代之業。遂成完文。庶政惟和。適在今日。夫同者。憂其說之不合。一己之私也。和者。惟義所在。天下之公也。願陛下明勅群吏。各公乃心。務輸忠實。毋以私以為雷同。有所違立。不憚可否。參於至當。以合乎孔子所謂不同之義。別政和之効。出前古矣。詩曰。不競不綏。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禄是道。此言湯政之和而獲天福也。惟陛下留神天下。幸甚。

太常少卿李綱上奏曰。臣聞忠臣不避諫。以正諫。故能濟患難而圖安。明主不以人而廢言。故能協智力以自助。臣愚忘生觸死。願効區區之忠。惟陛下留神幸察。臣以太常職事。實導郊禋。竊見陛下得獻

太廟十室。聖心感動。涕泗橫流。侍祠之臣。所以助惻然。臣以謂陛下念祖宗艱難之功。必思所以持盈守成。慕神考助勞之德。必思所以繼志述事。况於宗社之大本。生民之大計。得不深慮而熟察之乎。臣伏觀陛下自臨御以來。追紹先烈。所以持盈守成。繼志述事者。無所不至。遠欲獲祖宗之宿憤。近欲成神考之貽謀。因契丹之衰亡。復燕山之故境。此誠不世之功。而甚盛之舉也。然而謀事之臣。動失機會。統兵之將。多言拍蹤。糧餉有飛輓之勞。賂道有貪婪之患。全國敗壞。羽書狎至。常勝夫守存亡未期。自燕地以東。無高山深林險阻。以為捍蔽。自大河以北。有頻年盜賊。郡縣為之蕭然。設使犬羊之衆。蟻結蟻聚。侵邊徼而摩封疆。將何以禦之。此誠示社危急之秋。陛下側身求言。而忠臣義士。奮不顧身。以報國家之一日也。竊聞有旨。召侍從之

臣聚議各具所見以聞。有以見陛下焦勞慨然有納用羣策之意。臣以庶僚疎賤不獲與議論之末。竊自傷悼。又抱孤忠。考古探今。參之天人之際。日夜念此至熟。仰荷陛下知遇。寧忍緘默不言。以圖補萬分之一。敢忘越職犯分之罪。冒進忱辭。惟陛下赦其狂瞽而詳譯其中。臣竊謂當今禦戎之急務。雖在於選將勵兵。多方捍敵。然要須治其本原。敵乃可制。杜牧所謂上策莫如自治。而以浪戰為最下策者。誠為知言。前者已不可悔。後者猶可圖也。臣謂治其本原者。其說有五。一曰正己以收人心。二曰聽言以收士用。三曰蓄財以足軍儲。四曰審號令以尊國勢。五曰施惠澤以弭民怨。臣所謂正己以收人心者。比年以來。般運花石。軸轡相銜。營繕宮室。斧斤不輟。製造器用。務極奢巧。賜予之費。靡有紀極。燕遊之娛。倍於曩時。此皆上累大德。下失羣心。嘉祐初。時新創民怨。積以歲時。馴致今日之患。非偶然也。

孔子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又曰。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凡此數事。行皆陛下耳目玩好嬉戲之具。於事為甚輕。然而實害天下之大計。以體為至重。乍而罷之。一念之頃。斷自聖心。夫復何難。此令朝行人。一夕改。所謂克己復禮。而天下歸仁。修己安人。而比隆堯舜者。陛下豈不優為之。臣願陛下降明詔。罷花石之運。停營繕之工。咸製造之局。省賜予之費。節燕遊之娛。凡應奉之物。一切禁絕。如已詔。停罷前項數事。更願以至誠惻怛之意。加之深省。前失無以事繁。稍緩即復施行。要在使眾必信。上以昭聖德。下以收人心。可乎。臣所謂聽言以收士用者。比年以來。忌諱衆多。人材鮮少。諂諛之說日進。忠履之言不聞。譬猶一人之身。衆病交攻。不求眩眩之藥。而望痼疾之瘳。不可得也。夫中材之士。正須崇獎。乃敢展盡。况復摧抑。誰復納忠。是以大臣以將順為任職。而不肯諫。小臣以畏縮為得計。而

不敢言。侍從之列。懷榮寵而謀身。臺諫之臣。舉細故以塞責。習熟見聞。馴致今日之患。亦非偶然也。書曰。后從諫則聖。傳曰。武王諤諤以昌。以陛下之明。而招徠羣言。廣諫益聖。天下之事。有不足為者。况區區之夷狄。何足深畏。孟子曰。聞以七十里。而有天下。未聞以千里而畏人者也。况以天下之大。而畏夷狄哉。方今賢士大夫。或伏於下僚。或邀於山澤。以陛下無至誠聽用之意。皆閉其言而弗出。平日陛下所取謀而聽用者。不過左右近習之臣。陛下以今日之事。思之。果能有濟乎。臣願陛下降明詔。求忠諫之言。逆草茅之士。許侍從。同薦。或自薦。達便殿。賜對。不拘以時。使之展盡底蘊。虛心以聽之。言而是舉。行其策。而隨加擢用。言而非。亦加慰勞。而勿復譴責。仍於詔中明著悼往年求言加罪之失。凡百忌諱。一切蠲除。上以廣聖聰。下以收士用。可乎。臣所謂益蓄財穀。以足軍儲者。臣聞人以財而聚兵。以食為

雖有良將銳卒。非財莫能使也。雖有金城湯池。非粟莫能守也。財穀之蓄。平日猶不可緩。况於用兵禦敵。為持久之計哉。此年以來。用費無節。侵耗日多。財匱而府庫虛。穀散而倉廩竭。物力既耗。人心驚疑。如居風濤。洶洶靡定。今日所以給軍費。不知陛下於何所取。而足取之內帑。而內帑有盡。取之封樁。而封樁已無。取之闔閭。歛散之術。而權貨之法。已殫。取之橫賦暴斂之政。而吾民之力。已困。正當苦節。以為足用之計耳。近者置司講議。失本末先後之序。凡所裁減。類皆毛舉。僅及百分之一二。而真所謂無名之費。不急之務。初未嘗裁減也。况於權臣貴戚。近幸之臣。開端援例。以沮壞之。有裁減之名。無裁減之實。怨謗紛然。何補於事。今日之勢迫矣。屯兵數十萬。糧餉錫養。其費不貲。又將取於吾民。如前日之免夫錢。則四方盜賊。圍視而起。豈不趨禍亂哉。臣願陛下深思熟計。如臣前之所陳。既罷化石營繕。

製造賜予燕遊應奉等事。明詔有司。將常日逐項錢物盡歸版圖。列項椿管。專給軍費。御前不復取索。有司不進關子。有不如詔。重寔之法。又詔宰執文武百官俸給米麥減半。宰執及觀察使等制以二官在京有物業者。以各進家財。以助國用。事二。疏行。一。領進者聽優與官職。又詔諸路漕臣以上供斛斛及自御前。帛。日下於淮浙沿流州軍。高價糶穀。多方措置人船。星夜起發。以營中都。斷而行之。勿為浮議所沮。財穀充物軍儲有餘。則夷狄不難禦也。臣所謂審號令以尊國勢者。臣聞人主深居九重之中。所以宰制萬邦。役使群衆者。莫大於號令。號令者國之紀綱也。其在天如風雷在人如血脉。風雨不失其序。則萬化成。血脉不悖其理。則四支運。故人主之於號令。必審諦而不妄發。則威信立而國勢尊。下之仰上如天。惟其所命。民之視君如心。惟其所使。此帝王御天下之常道也。比

年以來。發號出令。初莫之審。朝令夕改。初不必行。密院降旁出。而三省密院不與知。束以峻法。而給舍不敢駁。夫元豐釐正三省密院之制。皆所以奉行天子之號令者也。二三大臣與夫給舍之官。皆陛下親擇而信任之者也。號令之出。而二三大臣或不與議。號令之行。而給舍之官不得舉職。是朝廷為虛設。而政事之出。所以多門也。首尾無序。先後錯忤。有司疑於趨赴。四方無所適從。陛下方以總攬權綱。而得計。而不知國勢已卑矣。臣願陛下深究神考設官之意。每下號令。必與二三大臣謀之。無使非其人者得與其。或未允聽。給舍得以審駁。令出惟行。而無反汗之譏。信實必罰。減去私意。則州縣將吏兵民。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夷狄不難禦也。臣所謂德澤以弭民怨者。臣聞民之恃財以生。猶魚之恃水以活也。王者之澤被於民。深譬如江湖散漫悠遠。魚於此而相忘。豈有他哉。用之有節。取之有道。不奪

其所以相生養者而已。比年以來。用度既廣。即於民者常賦之外。其目繁多。絮帛則有和買。預買有泛買。有常平司和買。有應副燕山和買。米穀則有和糶。有均糶。有補發。上供和糶。有應副軍糧和糶。有撥發輦運司和糶。名曰預買。無錢可數。名曰和糶。其價每下。又以官告度牒鈔書准折。眾戶共分。皆為虛名無用之物。此外又有茶鹽敷配課額。賊吏循。因緣侵漁。一家之產。隨其高下所出。如此欲其不飢寒轉徙得乎。東南之民。耳目見聞。水漕而陸輦者。又皆花石。應奉不急之物。愚民無知。以謂奪其父子兄弟夫婦。所以相生養之具。盡於錙銖。而用之如泥沙。以供浮費。欲其不興怨謗。何可得哉。是以頃歲江浙巨盜一呼。從之者。颺舉而雲集。東北嘯聚。至今為梗。職此之由。方今邊鄙震聳。人心驚疑。深慮窮民復起為盜。則腹背受患。何以支吾。臣願陛下明詔州縣。凡積盜。大負。並與放免。近降措置財利。指

如鈔旁錢。免行錢。醋息錢之類。一切停罷。庶使民心安妥。而姦猾不得以搖之。此不可緩之策也。臣前所陳五事。如蒙陛下詳察而施行之。則所謂上策。莫如自治者。其大槩已舉矣。變危為安。莫先於此。至於選將勸兵。多方捍敵之策。臣請試為陛下陳其梗槩。捍敵之策。其說有十。遣大臣之有智謀權畧。素為天下之所信服者。為大帥。盡統諸將。聽其節度。推轂授師。不從中制。使兵勢不分。一也。選諸將之驍勇。有謀素為士卒之所信服者。各將兩部。分據要害之地。使緩急首尾相應。可以抗敵。將不足。則募大小使臣。武舉及第。或曾立邊功者。召問方略。擢而用之。二也。遣畿甸禁兵不足。則揀擇雜役。諸色廂兵之強壯者。又不足。則起河北及畿甸保甲。又不足。則募民之願為兵者。務令數多。張大形勢。使虜莫測。又以羽檄起天下兵。盡赴京畿。使無外重內輕之患。三也。恃河以為固。旁近州縣。屯宿重兵。營壘相望。

以衛京師。持重養威。勿與之戰。待其糧竭勢衰。然後議之。四也。屯戍
將兵糧餉錢帛。皆自中都應副。優加撫卹。勿使闕乏。別置將兵防護
餉道。五也。並河州郡。選擇守臣。素有風力。可委任者。易去疲懦。許以
便宜從事。在朝無其人。則召自外方。起於閑廢。務在協力。公心推選。
六也。募文武小官。有膽智辭辯者。授以高爵。奉使兵間。卑辭重幣。復
約和好。以緩師期。使吾事可辦。七也。河北諸郡。令堅壁清野。人民入
深。使進無所獲。糧餉有時而窮。犬羊之衆。難以持久。八也。按地圖。知
形勢。命並塞諸道。控制要衝。扼其歸路。擾其餉道。使退有所虞。不致
深入。九也。夏戎窺伺中國久矣。乘我之釁。安知無跳踉之心。今起西
兵而召其將帥。彼或謀知敢肆猖蹶。又生一患。則陝西河東諸路。不
可不虞。十也。凡此十策。雖腐儒之常談。然不可不察。更願陛下召宿
將知兵者。與廟堂深計之。晉漢文帝時。匈奴大入邊。乃命周亞夫等

三將軍軍灃上棘門細柳。以備胡。文帝親勞之。禮成而去。臣願陛下
命將帥。統六師。屯于近郊。訓練士卒。陛下親臨以講武。振揚天聲。以
勵士氣。鎮之以靜臨之。以威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亦一策也。夫夷
狄敗盟。侵犯邊境。自古有之。唐太宗時。突厥頡利飲馬於渭水。去長
安不百里。太宗與六騎幸渭上。逆折之。頡利遂逃。本朝景德中。契丹
犯澶淵。去都城纔數驛。真宗渡河親征。吞之。臣願陛下先留意於自
我者。理直而有備。士心奮勵。氣固足以收人心。為先。不可以為非。今
治者而以捍敵為餘事。自治之策。尤以侵之事。之以皮幣珠玉。犬馬
日用兵之急務也。昔者太王居邠。狄人而不得免。太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
之者。如歸市。非得人心。則雖將避狄人。誰與居。况欲合衆智。協衆力。
使將帥忘生卒伍用命。士有死志。民無離心。以捍難制之虜。為宗社

倉生之計哉。願陛下無忽。臣聞良藥苦於口而利於病。忠言逆於耳而利於行。前事之驗。後事之元龜也。臣昨於宣和元年任起居郎。因都城暴水變故。嘗具狀奏乞陛下寅畏天戒。招徠讜言。仍乞因侍立直前奏事。區區之意。實有所懷。以謂陰氣太盛。恐有盜賊猖獗。夷狄憑陵。兵革之事。不可不戒。有其兆而事未見。難於顯言。故欲面奏。蒙請降遠小監當。雖抱愚衷。不能自達。如此。乃知天人之際。不可誣也。惟先格王正厥事。上以動天意。下以感人心。天意人心。夫就之際。間不容髮。動天以實。而不以文。感人以得。而不以言。正在今日。臣願陛下萬機之暇。中夜以興。仰思祖宗勤勞積累。基構界付之重。俯為子孫蕃衍。衆多萬世無窮之計。留意於賤臣之言。夫心之精微。非書之所能事也。陛下清燕之間。何惜獨聽咫尺之地。不使臣進對。得盡其心。以起盛德。伏望聖慈。特降睿旨。臣

臣不隔班。先次上殿。及與衆議。庶幾勸善之言。或有涓埃之補。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非獨臣之幸。乃天下之幸也。干冒天威。無任戰越惶懼之至。

綱又奏曰。臣伏觀陛下近降詔旨。不係元豐官制事目。增置官局等。令大臣取索條畫措置。以聞。此有以見陛下深惟政本。而有裁省官局之意也。又詔內外官司。立旁通格目。令各修具元豐紹聖崇寧政和年分財用之所出入。見在侵支實數。以聞。此有以見陛下深惟邦計。而有均節財用之意也。恭惟陛下躬聰明睿智之資。撫承平熙洽之運。繼神考之志。述神考之事。其所施設而已然者。遵制揚功。而率由之。其所有意而未備者。增光潤色。而推廣之。建立制作。法度禮樂。凡百王之所不敢睥睨者。悉舉而行之。以大有為於當世。然則增置官局。亦不得不多。支費財用。亦不得不廣。實理之所當然也。今紹述之道。

罔不完具。政立而法度已彰矣。教行而禮樂已著矣。陛下儲神穆清，宅心昭曠，日隆於清靜無為之化，則去其華而實之，獨彼春夏為秋冬，而歲功成。省官局之冗負，以嚴政本。節財用之濇費，以裕邦計。亦理之所當然者。是宜深軫淵衷，命廟堂之臣議此，以為先務。乞處臣竊謂一而不易者道也。徒而不留者時也。有天下者，執道以御，奉必有以體其常。治天下者，應時而造法，必有以通其變。陛下紹述神考之道，稽之德業，固將傳之無窮。施之罔極，以垂訓於萬世。至於以熙豐之時而視今日，則生齒之衆多，事為之叢鉅，豈特相倍蓰而已哉。然則裁省均節，固不能悉視於熙豐。蓋亦揆之以道，處之以時。損益盈虛，惟義之適。立為中制，使無太過不及之患，則實有在於今日之舉。臣愚伏望聖慈，親詔二三大臣審圖之，熟慮之，可否相濟於未然之前。號令必行於已出之後。斟酌調制，適于厥中。官局之可省，乞省之。必務合於人心。財用之可節者，節之，使無損於國體。以道為公，惟義理之為從。成一代之宏規，以昭陛下達用皇極之道。天下不勝幸甚。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四十四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四十五

治道

宋欽宗即位初李綱上疏曰。右臣伏觀皇帝陛下。誕膺天命。撫臨萬邦。天地神祇。永有依歸。華夏蠻貊。永有承事。神人交慶。海寓騰歡。道君皇帝體道法古。因天順人。不貳不疑。傳付大器。授受之際。燦然明白。雖堯之禪舜。何以加此。下視漢唐。無足比數。此誠宗社之休。而生靈之福也。然臣竊謂陛下。主塗春宮。踰十年。孝友之義。實形四方。英偉之姿。久動群聽。道君皇帝眷佑一德。方茲艱難。付以宗社。生靈之寄。天之所歸。豈曰人力。然而方今夷狄憑陵。中國勢弱。姦邪充斥。君子道消。法度紀綱。蕩然無統。陛下履位。適當斯時。得上應天心。下順人欲。外攘戎狄。使中國之勢尊。內誅姦邪。使君子之道長。以副道君皇帝所以付託陛下之意哉。適者道君皇帝下罪己詔。罷不急之

務獨煩苛之令。除括克之法。招徠忠讜之言。討論捍禦之策。唱於前
陛下不可不和於後。造於始。陛下不可不續於終。正猶堯之禪舜。論
共鯨兇苗之罪。皆在堯時。而四罪之誅。使天下咸服。必居舜日。然後
元凱可進。法度可修。四目可明。四聰可達。庶政惟和。萬邦咸寧。以成
垂拱無為之治。仰惟道君皇帝。既已為宗社生靈之故。親御翰墨。悔
前日之非。播告四方。不匿厥旨矣。則夫左右恩寵之臣。造作違事。養
成禍胎。屢覆王師。貽患宗社。有如童貫者。招權怙勢。首為兵謀。以佞
幸之姿。據師保之任。有如王黼蔡攸者。以穿窬之質。挾姦雄之謀。作
奇技淫巧。以蕩上心。運花石竹木。以斂民怨。有如朱勔者。豪奪民田。
括歛財賄。剝下奉上。依勢作威。有如李彥者。恃寵養之私。擅威福之
柄。招兵自衛。失禁旅之心。有如高世者。罪實比於四凶。誅宜行於兩
觀。陛下以其久在道君皇帝左右之故。未欲誅殛。亦宜流竄遠方。以

正典刑。而自即位以來。今已累日。寂然未聞決斷之詔。群心憂疑。其
何以仰副道君皇帝畀付之意。上應天心。下順民欲。而使夷狄知中
國之威。遠巡而不敢進哉。臣愚伏望陛下。運以乾綱。照以離明。為宗
社生靈大計。斷而行之。天意昭答。人心悅服。則夷狄不難禦矣。昔孔
子為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今陛下即位累日。而未行虞舜之政。
臣竊惑之。至於宰相臺諫之臣。亦宜罷黜。慎擇其人。以協惟新之政。
何則。天下之事。惟宰相可行。而臺諫可言。坐乎廟堂之上。與天子相
可否者。宰相也。立乎殿陛之間。與天子爭是非者。臺諫也。宰相得行
其道。臺諫得行其言。一失其職。則為宰相者。何以按百官而撫四夷。
為臺諫者。何以糾官邪而諫王惡。冒寵尸祿。無補國家。噤默不言。致
危宗社。其罪豈淺淺哉。臣竊觀道君皇帝。深憐前失。欲收天下之心。
而降哀痛之詔。罪已之言。所不忍聞。仰讀之。不為之掩泣。此誠為湯

之用心也。抑畏之極。至於感疾。遜位。退居舊宮。人主如此。而宰相臺諫之臣。偃然如故。恬不為怪。此何理也。譬猶庸醫之療病。已致人於危困。猶且顧視財賄。自為身謀。不忍捨去。而慮他人之軋己也。求病之瘳。豈可得哉。為今之計。正宜深訪博採。求人於閑廢踈賤之間。所謂擢卒為掎。拔士為相者。正今日急務也。惟陛下留神幸察。臣愚懇無取。惟好讀書。深考古人論議。天人之際。竊有所見。往年任起居郎日。因都城暴水。變異至大。嘗見狀奏乞。因侍立直前。奏事區區之誠。以謂陰氣太盛。恐有盜賊夷狄兵革之事。有其兆而未見。難於顯言。故欲面奏。尋蒙謫降。懔懔之忠。無以自達。去國七年。而盜賊夷狄之患。相仍如此。乃知天人之際。若合符節。不可誣也。請以比年以來。天人之際。及今日之事。為陛下詳言之。宗寧之間。蚩尤之旗。見其長半。天宣和之初。赤氣夜起。自西北至於東南。此皆兵象。禍大而應速。今

年冬日之至。熒惑入南斗。端誠殿稱賀。梟鳴于廷。此皆不祥之兆。惟正心修德。大有變革。乃能銷弭禍故。導迎福祥。昔宋景有善言三。而熒惑為之退三舍。此必至之理。不可忽也。陛下傳位之初。前兩日昏翳四塞。日光不明。陰慘之氣。無風而慄。至暮日入。赤光散溢。此若道衰弱。議論未定之兆也。陛下即位之日。日暈五色。帶黃赤珥。兩日相摩。正同藝祖受命之應。此天人協贊之符也。然而御垂拱殿。見群臣之後。蒙氣四起。暴風從西北來。越翼日。天氣清潤。日華騰輝。明而未融。方中蒙氣復作。至暮乃散。臣竊以法推之。日者君象。君以剛明為道。君道明。則日光盛。而群陰伏。今如此者。殆陛下即位之初。退託謙損。未摠權綱之所致也。平時猶可如此。今事勢迫急。夷狄寇邊。日有變故。乃宗社安危之秋。豈可平時比哉。上天垂象。所以警戒陛下者。甚厚。願陛下察臣前之所言。密詔親信大臣。條具過惡之甚者。明正

典刑。過惡之輕者量加貶謫。然後下寬大之詔。一切不問其餘。以安反側。則主勢強而天意得。人心服矣。推此以往。雖致極治之太平可也。臣素愚直。為衆所知。方陛下聽政之初。昧死上狂言。惟陛下赦其罪而取其忠。天下不勝幸甚。

靖康元年三月。校書郎陳公輔條畫十二事上奏曰。臣近者兩蒙聖恩。召對親奉玉音。事平之後。當急於圖治。此實天下幸甚。臣不勝踊躍行蹈之至。臣聞之。聖人不先時而起。不後時而縮。凡興事造業。扶危救衰。要當勇於力行。敏則有功。烏可以後時哉。伏自陛下臨御以來。天下近頌舉首。同望新政。遲遲未聞。民固矣。况今宗廟垂危。神祇降福。陛下聖德所感。強兵宿將。皆願盡力。軍聲大振。虜氣已奪。欲和與和。欲戰必克。事之可平。在且暮矣。然則陛下圖治之計。宜早定。肅謹以慰天下之望。不可緩也。臣自念平昔有致君澤民之志。有犯

顏逆耳之言。無路而不得進。今幸遭遇陛下。慨然願治。容受直辭。乃臣自效之秋。臣不避萬死。條畫十二事。皆今日治所宜先者。預以奏聞。伏乞聖慈。貸臣狂愚。少賜睿覽。謹具列其目。一曰審因革。臣聞聖主立法。不矜於同而矜於治。故可則因。否則革。未嘗拘於一而不知變也。國家祖宗之法。善矣。至治平而稍弊。故神宗皇帝革熙豐之法。以隨時之宜。適民之欲耳。比來專以不變。熙豐之法。為紹述之。不問時之所宜。民之所欲。者曰。以不變為孝。則是神宗自不當變。祖宗法。蓋法無必因。亦無必革。惟其當而已。况今吏員猥多。賦役煩重。政令數易。紀綱隳壞。以至養兵取士。馭吏牧民。皆不如古。法至於此。而已弊矣。尚何紹述為哉。臣願考祖宗之法。與今日所行。善者因之。否者革之。詳求博取。精思熟慮。擇其至當者。著一代良法。不必拘拘以紹述為名。而失其實也。二曰論大臣。臣聞天子所與共天下者。七八

大臣得人則朝廷正。百官治海內和平。四夷效順。苟非其人。天下不
寧。豈可不論哉。傳曰。人主之職。論一相。相之賢。其人久矣。古之論相
必曰。才足以有為。識足以有明。量足以有容。三者固難全矣。有一於
此。亦可任焉。乃若以道事君。以公滅私。則難其人矣。惟以道事君。則
自任以天下之重。毀譽得喪。不以動心。聲色富貴。不以累志。可則行
之。不可則止。唯以公滅私。則孤忠自許。不立朋黨。所以鈞陶天下。遠
退人才。一付以至公。未嘗著意於其間也。本朝惟李沆。韓琦為真。相
焉。近時此風無復存者。陛下變亂之後。將大有為。必得賢相共圖
治功。臣望陛下詳擇而審考之。則必有名世之才為時而出者。至於
樞密之地。政事之本。綱轄之任。亦必擇其真賢實能人。望所歸者。儘
無其人。自可棄之。不必備也。三曰辨邪正。臣聞正臣進者。治之表。正
臣陷者。亂之機。自古治亂。必主乎邪正。自古之人。君所以任賢。教

去邪。勿疑。唐太宗知士及之。佞德。彘之。而不用。至房杜王魏。則任
之不疑。所以成貞觀之治。明皇之初。委任姚宋。以致太平。至於末年。
罷張九齡。相李林甫。則治亂自此分。甚哉邪正不可不辨也。然邪人
乘間窺伺。揣合主意。阿權事貴。持祿固寵。故人主易以信。正人責難
於君。不務苟且。直道而行。無所附麗。故人主易以疑。此唐德宗所以
於裴延齡輩。則委任不移。於陸贄。則怫然以讒。倖逐也。臣願陛下於
易信者。不可以輕信。於易疑者。斷之以不疑。庶幾可得其實也。四曰
明賞罰。臣聞賞當賢。則臣下勸。罰當罪。則臣下畏。賞罰者。人主之威
柄。安可以不當哉。國家承平既久。萬事姑息。故爵賞太濫。典刑太輕。
貴游子弟。雖乳臭小兒。聯班侍從。應奉官吏。雖蒼頭奴隸。取顯仕。
兩府大學。而身不任責。直閣待制。而眼不識字。伶倫嬖倖。醫卜伎藝。
身被朱紫。家盈金玉。豈非爵賞太濫耶。漢法大臣有罪。皆奪衣。免族。

本朝祖宗恩德之厚。未嘗殺戮大臣。然竄逐嶺表固有之矣。此時大
臣懷姦誤國。天下疾之。乃令間居都城。坐享厚祿。其他邪詔佞之
徒。姦賊狼籍。罪惡昭著。方且結交權貴。與之營救。或貸而不問。或
贖之。豈非典刑太輕耶。夫爵賞雖重。則人多僥倖。典刑輕則下不
法。此所以至於危亂也。臣願陛下深鑒此弊。愛惜名爵。不輕以與人。
明正典刑。不失其罪。賞以春夏。刑以秋冬。如天地之無私。則天下之
治舉矣。五曰廣言路。臣觀自古人君苟不至有大惡如桀紂者。未嘗
不欲納諫。然卒至於言路壅塞。天下潰亂者。皆權臣蔽之。元帝之初。
聽蕭望之劉向所言。及恭顯用事。則不能容。成帝之初。數下明詔。求
言。公卿奏議可述。及外家擅權。則不復聞矣。國家祖宗之時。大臣皆
公心直道。故朝廷詔令有未便者。臣下得以直言。雖天子震怒。大臣
亦極力救之。至熙豐以來。用事者欲新法必行。恐人異已。故排斥羣

議。有出一言。則謂之沮壞良法。必逐之而後已。諫官御史以其黨為
之。觀望成風。無復公議。方太上帝詔求直言。言之不中。亦不加罪。
及蔡卞乃盡治言者。如陳瓘等皆當世端人。擯死不用。士論痛惜。臣
觀今日其弊極矣。大臣樂軟熟而憎酸切。臺諫之官與夫縉紳之士。
相習一律。間居議論。無敢及國家安危。生民休戚。况望於人主前。爭
是非利害耶。所以上下欺罔。誕謾無所不至。而召天下之亂也。臣願
陛下以前日為鑒。擇臺諫官。責其言事。不辨職者。凡政事法度有可
議者。詔臣下集議。各獻其說。無分權臣壅蔽。聖聰則人人皆願明目
張膽。效區區之忠。下情不患不通矣。六曰勵風俗。臣聞士大夫者。風
俗之所繫。朝廷用賢士大夫。以職業成政事。以行義率風俗。則民德
日歸於厚矣。近時士人以剽切記詞為讀書。不能行其所言。以鑽覈
浮巧為能文。不能先以器識。以傾陷變詐為有材。不能持以義節。士

之所尚如此。而在位大臣亦以此為用人之先。故奔競成風。巧偽相扇。禮義廉恥。浸以凋喪。而天下日沉於薄也。臣竊陛下稍革此弊。令廟堂之上。選公忠廉。退純實篤厚之人。用於朝廷。其浮躁銜露。傾邪險薄者。黜之。示以好惡。則天下之士。皆相率為善。可以革浮薄之風。成忠厚之俗也。夫忠實文之政。三代之所以相救。臣觀今日禮法度。盡失於太繁。聲名文物。皆非實用。習俗淫靡。人情澆偽。可不救之以質歟。七曰收權綱。臣聞太阿之柄。不可授於人。人主之權。不可移於下。漢自昭帝之時。大臣秉權。宣帝承之。信賞必罰。綜核名實。所以收威權於上。而成中興之功。及至元帝。宰相制文。義優柔不斷。故漢業衰。臣觀太上皇帝。本以寬厚曠達之性。在位日久。不防姦邪。浸以欺惑。故群小狃狎。權移於下。而威令有主於不行。臣願陛下深鑑此弊。排斥群邪。奮然獨斷。使威權皆出於人主。則綱綱廢紀。可以復振。而天下

下之治。無患不成矣。八曰抑宦侍。臣聞秦曼傾意。佞諛盜朝。漢唐禍亂。皆原於此。不可不知也。然此曹豎惑人主。皆以其嗜好入之。今陛下勤儉之德。出於天性。聲色狗馬。觀游宴樂。皆肆不近。彼固無所肆其巧矣。然尚有可戒者。不宜崇其爵位。任以事權。蓋崇其爵位。則志得意驕。任以事權。則作威作福。唐太宗時。內侍不立三品。不任以事。惟閤門守禦。送內掃除。可謂深鑒此弊矣。至於進退人才。尤不宜與之謀。孔子不主癰疽。齊環。孟子不與臧倉。聖賢君子。寧沒身不見。任用。豈肯附麗幸臣耶。其所以寅緣下進者。必矜邪儉薄之小人也。懷姦之臣。皆倚之以為重。卒亂天下。可不鑒之哉。九曰治財賦。臣聞古者制國用。皆量入以為出。是以祖宗盛時。歛取有經。用度有節。無虛費。無妄予。故常賦之外。未嘗一取於民間。而聚歛興利之臣。亦不得容其姦矣。比年費耗百出。征求無藝。聚歛興利之臣。專以上供為名。

侵漁百姓無所不至。州縣率掠民不聊生。陛下今日雖已盡罷御前供奉所須之物。奈何軍興之時財用窘急。於取民者尚或未已。臣願事平之後。詔有司以一歲經費立為定額。常賦之外如茶鹽法刑民尤深者。一切講究。取其中制。輕徭薄賦。與民休息。使海內富庶。如祖宗時。國用亦無患其不饒。所謂百姓足君孰與不足也。十日崇儉約。臣聞儉為德之共。侈為患之大。帝王所以訓天下。未有不以儉德也。比年承平既久。海內富庶。驕侈不期而至。故尊卑上下內外遠近皆以淫靡相勝。衣服飲食極其珍異。車輿屋宅飾以金翠。聲樂玩好。觀游燕樂。其費不貲。而物價騰踊。細民窮苦。蓋不可不節之也。上之所行。下之所效。陛下在東宮。儉德著聞。今日臨御。專以敦朴為天下先。夫楊縮之臣也。以清德在位。能使人減。豈徹御罷去聲樂。况以一人而窮行者乎。然羔羊在位。節儉雖以化文王。而有刑威之政存焉。臣願陛

下明詔四方。痛革前日侈靡之弊。有不懲者。重寘以法。自京師貴近始。則此風可消。而天下富足矣。十一曰重外官。臣聞監司天子外臺。守令民之師帥。監司得人。則一路交賜。守令得人。則郡縣被澤。此不可不擇也。近時除擢監司。或出貴倖之門。或繇宰執親黨。不觀才能。不問資稔。至於郡縣。尤不擇人。侍從之官。得罪朝廷。乃付以民社。貪饕之吏。干求權要。乃得除郡。士人以縣令為俗吏。不肯注受。吏部以縣令非要官。不加銓擇。故為監司者。人微望輕。不能舉善懲惡。為守令者。曠官慢法。不能承流宣化。上下蒙蔽。肆為姦欺。窮困之人。無所告訴。臣願陛下謹重外任之官。凡監司有關選。御監省郎。藩府有關選。侍從官。所以均其內外。更其勞逸。其餘郡守之闕。盡歸吏部。如祖宗時。以分數資望。依格授之。任久其任。無令數更易。至於縣令。雖有吏部選格。更令侍從官舉充。其有治狀優異。委監司御史考察。以聞

持加陞擢。使人知郡縣為重。不敢不勉。而四方萬里皆蒙朝廷德澤矣。十二曰修武備。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治天下國家未有能廢此也。祖宗盛時。邊備尤謹。比來委任非人。故守禦中國。禦戎安邊之策。一切壞盡。是。夷狄一旦長驅而前。良可駭嘆。臣願陛下深鑒前日之弊。以武事為急。內自京師外至郡邑。講求兵備。盡如祖宗之時。況今金寇雖已出境。秋冬決須復來。河東河北兩路尤當備禦。亦宜早為之計。糧不可不積。兵不可不募。將不可不擇。城池不可不固。車馬不可不修。器械不可不備。臣料此等廟堂講究熟矣。不復具陳。姑舉其略而已。緣臣所論十二事。其次第雖有先後。然皆今日之急。至於武備。議者必曰當在兩先。而臣獨後之者。蓋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至於宣王亦曰。內修政事。外攘夷狄。今日雖夷虜未入。禦之為先。以臣觀之。朝廷若法度修舉。大臣得人。賞罰無私。風

俗歸厚。以至下情得通。權綱不失。大畧如臣前項所陳。則天下國家無有不治矣。彼夷虜自當懷德畏威。望風遠避。豈足憂哉。孔子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孟丁曰。王如施仁政。可使制挺以撻秦楚。堅甲利兵。臣所聞如此。惟陛下不以為迂闊不勝幸甚。侍御史曹輔上言曰。臣聞萬歲萃於一日。可謂至煩。數十年蠱惑之業。救於一時。可謂至難。以至一煩至難之任。付於吾君。而欲責効於膏月之間。有撥亂興衰之志。奮而行之。則善矣。若支傾補漏。循釐故常。臣不知其可也。今天下危疑之事。駭心動目。卒然而至者。時有之矣。堂陛之間。相視失色。無借箸之略。而有失匕之驚。甲可乙否。紛如聚訟。俯仰踟躕。而機會已失。不可追救。往往轉易而為難。垂成而遽壞。痛心切骨。貽恨無窮者。每每有之。曩者賊去渡河。繼而弗擊。是一失也。非不斷之過乎。至今天下調兵饋糧。疲弊生民。以貽宵旰之憂。殆

為是也。不斷為患。顧不大哉。僥倖之門。正如是道。平旦啓關。側有而入。以其貨賄之所聚也。紛紛勢利之場。又甚於此。前日濫恩。冒賞稍行禁止。而一時橫竊名器之人。亦皆斂迹。僥倖之門。似將少塞。今又大啓。苟賤不廉之徒。彈冠復出。富商巨猾。挾資獻巧。伺候權門。小夫下伍。謁足俟進。是必有以姑息之恩。干動聖慈。有以造謗生怨之語。妄搖聖慮。既以姑息為恩。以造謗生怨為可慮。則自時厥後。小人成群。決不敢去。而刑罰大柄。得無委墜而不舉乎。是又不斷之過也。僥倖既多。奔競益起。悠悠風塵。誰復抑之。不斷為患。顧不大哉。言路初開。諫官臺臣。摩肩而進。其間亦有挺節徇公。捐軀繫國之士。欲効涓埃。以助明時。陛下溫顏下訪。若水投石。陛下之於言者。可謂真有意矣。然奏章十上。六七不行。縱或行之。聊復應耳。初信之抑。又疑之。初許之抑。又拒之。得無有以私見曲說。進陳是非者乎。得無欲隔絕言

路。故為沮折。使不得一伸其喙乎。陛下亦為之不信。言官輒寢其奏。是又不斷之過也。夫臺諫。亦採惟公論耳。公論所許。從而與之。其所不許。從而擊之。苟言官屢欲弗售。則公論遂廢不行。古今未有無公論而能善風俗者。治道陵遲。誠有以也。不斷為患。顧不大哉。書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夫知其賢而任之。又以人之言而貳焉。則賢者退。藏於深淵。知其邪而去之。又以人之言而疑焉。則邪者朋比而求援。今者姦諛在位。能盡去乎。內官領職。不與兵柄。能盡罷乎。陛下明知其人矣。言者屢上。而依違不遣。是又不斷之過也。卒之為姦佞者。用此欺蒙。上下睽隔。鬻恩弄權。妨功害能。預兵柄者。縱暴逞威。呼吸變故。蜂蠆在懷。去則必復。不斷為患。顧不大哉。人主之於大臣。待之至優。責之甚重。不優則不足以示若之施。不重則不足以効臣之報。古者公卿大臣。天地有大變。賜之牛酒。則以不起聞矣。職不勝任。榮書

一至則布衣出府矣。若有他失，則棧車牡馬歸以思過矣。其所責願不重哉。今聖主所以禮貌大臣，可謂至矣。其敢不竭所以報乎。前者河東之役，种師中戰歿，七統制師皆潰。正緣糧乏兵飢，廟堂因循失於措畫，而敢坐視其敗，略不引咎。近日彗星出東北，十夕不滅，而論道變理之臣擊鍾鼎食，曾莫懲嗟。主憂臣辱，此語端為何哉。而天度包荒，終不忍詰。是又不斷之過也。臣恐自是利則同享，患則相棄，有全軀保妻子之念，無安國衛社稷之心。堂堂再造之基，誰與共圖。不斷之患，顧不大哉。古語不云乎：日中必昃，操刀必割，負扆而立，垂裳而治，必取諸斧。良有以也。易於乾曰：剛健中正，於丈曰剛決柔也。臣望陛下體乾之健，棄文之剛，雷厲而風飛，陽開而陰闔。君子怡為小人澤焉。中興之業，何慮其不成也。

晁說之上奏曰：臣聞王制司徒之職曰：一道德以同風俗。傳曰：剛柔

緩急聲音不同，繫水土之風氣，謂之風。好惡取舍，動靜無常，隨君上之情欲，謂之俗。是俗可同也。風莫之能同也。五十年来，學士大夫不約而同稱焉。曰：一道德以同風俗。同其所不可同者，遂至設重賞以禁民之口，逞虐刑以奪士之職。人無強弱，必責之以隨順便辟。士無大小，皆待以諸侯之享，與不享。專利不遺纖介，黷兵無有寧歲。小人得志，君子失措，熾為尚同惡異之政。貽天下後世之害，實自乎顛倒六經，飾六藝以文姦言之故也。臣愚望陛下深留神加察。

校書郎余應求作畫利害疏曰：臣昨嘗而奏有治道之得失，時政之因革，及條畫當今利害文字。伏蒙聖慈，令臣繳進。臣已進入訖。然臣區區之意，所謂治道得失，時政因革者，如畫復祖宗法度，兼用元豐元祐之政。伏覩陛下已降詔旨矣。條畫利害，如追贈司馬光等內侍，依祖宗法罷廉訪使，者廢苑囿以賜貧民等事。陛下已施行矣。至於

前日所條畫有未盡者。又不敢隱默。陛下虛懷聽納。篤於求言如此。若畏避嫌疑有所懷而不盡。臣之罪也。謹具條畫如後。

一。近者太上皇帝東遊。遠涉江淮。冒犯風露。非所以保安聖躬。欲乞遣使奉迎歸京。深居宸嚴。陛下日奉四海之養。優游逸樂。永保盛福。

一。近年以來。凡有中旨。皆降御筆施行。稍似稽遲。實以不恭之罪。百司執事奉行不暇。雖或違戾法憲。不敢執奏。又人臣啓擬有法所不可者。取御筆行之。尤為非便。欲乞自今陛下意所欲行者。臨朝與大臣議之。毋降宸翰。非唯有司可以審覆。違戾庶幾權歸於上。杜多門之政。絕近習私謁僥倖之原。

一。古者文敝。採之以質。近來文敝劇矣。欲乞純法太祖之道。尚質厚。從簡易。消侈靡。去煩苛。以厲風俗。

一。古者國有違立更革。必集群議。以異衆為高。自王安石行新法。詆異己者為流俗。士大夫議論雷同。無所可否。六十年。迄歲尤甚。凡有所為。獨建議者謀之。不復以利害可否詢於衆庶。欲乞自今軍國之事。博延群臣謀之。廣庭以盡下情。衆庶所謂可者而行之。庶無敗事。

一。近來宰執並不見賓客。所得進者。門下親狎故人。阿諛苟媚。以事干請。是以人材之能否。生民之休戚。國家之安危。邊鄙之利害。政事之得失。恬不聞知。欲乞令宰執。於私第見客。庶可廣詢世務。

一。君臣之間。欲上下交而情通。人臣獻言。尤所難者。陛下既以虛心屈己。以來天下之言。欲乞每遇退朝後。開延賢士。賜坐從容。使陳治亂安危之本。古今興亡成敗之要。及令百司無問大小。

各以本職言事。親加省覽。以進忠讜。

一。春秋書災異而不書祥瑞。所以示後世人君知警懼也。然以臣觀之。天下和平。凡物安樂。年穀屢豐。乃為上瑞。彼雲霧鬼神之祥。禽獸草木之異。吉凶未定也。近年四方水旱盜賊。不以聞。而表賀祥瑞。曾無一匝月。欲乞自今。應有水旱盜賊災異。毋得隱諱。其祥瑞之事。一切禁止。

一。祖宗官制簡而易行。流品有敘。自改官制以來。紊亂重復。今日尤甚。欲乞內外文武內侍伎術等官。並依祖宗舊制。或謂行之既久。未易輕改。則乞減省中都職事。釐務及州縣冗員。以省邦用。

一。近歲名器輕棄。以恩倖除大學士者六七八。開府使相者十餘人。節度使以上無應數負。若承宣觀察防禦團練。遙刺之類。奴

隸皆得為之。欲乞例行追降。

一。西清官及三等職名。所以賞勞用賢。近來公卿戚里子弟及朋附權倖。與夫以財利辭職者。起躡華宴。乞盡行降黜。今後凡有功於國。有勞於民。其人之賢。允衆議者。間除一二。以為勸沮。

一。諸路監司負數尚多。無益於事。祇增煩擾。乞憲漕之外。有可減者。許之。如泰監常平。自合漕司兼領。

一。燕雲之役。道途之人。皆知其不可。而邊臣喜功。不恤國事。唱為此謀。以誤朝廷。罪不可貸。欲乞凡建議燕雲。及後來以燕雲推賞者。並行追奪。以慰八望。

一。伏觀祖宗肇造區夏。命功臣。封以王爵。可也。近世褒寵大臣。假以王號。尤紊憲章。欲乞降為國公。

一。戚里後宮之家。公卿子弟。以恩幸進。及士大夫交結中貴。

列職朝著者尚多。欲乞澄汰以清班列。

一。近歲御前應奉有勞。上書文理可采。及特赴殿試之人。皆一時權幸干請。欲乞追奪。以勅令致仕。不理官品。

一。天下錢糧。祖宗時盡歸之三司使。自改官制以來。錢穀散漫。不盡屬戶部久矣。近世十人總領名色尤不一。欲乞令天下錢糧盡歸戶部。

一。軍政久壞。邊鄙不修。將帥不選。選兵卒不訓練。欲乞以老臣知軍務者為樞使。以祖宗之法修軍政。復邊訓。訓練士卒。邊選將帥。置之京師。以待一旦之用。

一。自陛下臨御以來。雖以需恩。然民間未受實惠。而召兵四方。不無煩擾。伏乞應民間。夏秋二稅。只納本色。其餘無名科率。盡皆放免。和預買並乞先以文錢。今年以前倚閣賦稅。不許監司每

行催納。諸州上傑亦乞參酌近年中數。持加減損。

一。茶鹽法。雖罷立額減鈔錢。然民間猶未便也。欲乞講書取利民便國者行之。

一。常平法。行之既久。散多納少。其法浸壞。今若救之。則詭名挾戶。有籍無人。不過監保。止長地分人均納。民間重困。欲乞自今年以前。應未納常平錢數。並可放免。今後只以見在錢穀。願請者給之。不須比較年例。再行賞罰。

一。免役法。雖為便民。然募皆游手姦猾。既給雇直。又復受賂。而保正長等。又復有等。若者為之。則是既出雇錢。又不免差役矣。無衙校之類。多是借在公業抵當。率不過數百緡。而差押官物。或多至萬緡。失陷侵盜。公業不足以償。欲乞參酌祖宗法制。重行脩立。

一。市易抵當與民爭利。而得不償所費。失體尤甚。欲乞減罷。

一。近年以來。賜第之家。如望於京師。欲乞非國戚主第者。並行拘收。雖係國戚主第。而未有修過制者。改賜小第。仍徹去之。

一。臣寮之家。所得御筆詔札。例皆達閣。僥覲恩澤。欲乞並令繳納朝廷。其閣毀拆。今後不得輒有陳請。

一。近歲公卿大夫。下至庶寮。翫於安逸。專事游燕。家置聲樂。沉湎無度。內則荒亂心術。外則隳廢職事。尤壞名義。陛下既以聖德化之。羣臣自當革心。欲乞更加訓諭。其或不悛。重行竄斥。

一。士大夫名節不立。行不修。專務奔馳。投獻自媒。欲乞選擇端靖有守之士。置之列位。俟及招山林遺逸。以為臺諫。

一。儒生問學。不根本原。專尚浮華。互相蹈襲。欲乞復祖宗制。科舉去及兼用。先儒傳註義理之學。當以人心所自得者。形之於文。

不可斷以一說。以誤後進。王安石令之。臣子豈宜列位於先聖之次。乞降從諸儒之列。

一。緇黃之徒。不耕不蠶。耗蠹水食。負數浸廣。常住田產。富於農民。飲食服用。侈誇王侯。甚者招燕利。無行業。欲乞省併寺觀。半存二三。並作十方。不得中乙住持。無較額者。並行拆去。常住田產。存留一半。其餘納官。召人租佃。留為養兵之費。逐年課錢及恩澤撥放。出賣度牒。並行停罷。戚里後宮。及大臣之家。並不得置墳寺。尸以入戶。守冢。復其冢。如古之制。減僧道等員。其強壯者。任便歸民。庶幾生齒寔繁。戶口日衆。以副務農重本之意。

右件如前。臣區區之意。欲言者久矣。厥路無由。伏遇陛下英斷聰明。虛懷聽納。故敢忘其固陋。輒自罄竭。欲望采擇其中者。誠以守之。斷以行之。庶幾暮月之間。可見太平。冒犯天威。罪當萬死。

侍御史胡舜陟論反正六事上奏曰臣觀春秋傳曰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老氏亦曰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國家自熙寧間王韶建開邊之說王安石主其議遣將用兵無歲無之瀘南廣南勤師遠伐至崇寧以來尤甚西開青唐以及夏國南築溪洞以及丹州西南則建棋祥等州皆不毛之地非人之境而驅赤子陷鋒鏑死者不計其數生者竭其膏血凡五十餘年而又王黼童貫合謀以奔契丹下年之好約大金以墟其國是以上帝震怒禍我國家金寇猖獗莫之能禦屠戮士庶攻陷城邑長驅于中原問罪于都城親王宰執為質虜廷猶磨牙擦毒搏噬不已我師之出無不敗血虜國喪氣失威損重此豈非所謂非戰自焚其事好還乎陛下踐阼適二斯時宵旰焦勞未見于效蓋天怒未解人力豈能勝哉然天之與人相去雖遠其應甚邇今欲上解天怒當修人事以應之書曰惟先格

王正厥事此先王修省以應天解上帝震怒之道也臣觀今日祖宗寬大之政浪滅而未舉王安石刻急之法為害而未除法度未得其正也士大夫之欺罔誕謾尚循舊習驕奢貪鄙曾不少悛風俗未得其正也事未見功賞已驟至及其敗事罰不加焉賞罰未得其正也閹宦近習猶執事權頡頏恣睢無所忌憚任用未得其正也昔之叨冒恩寵者未加鐫削懷才抱器者墜沈州縣爵祿未得其正也昔之僥倖富貴者一毫不取火耕水耨者困於重斂賦斂未得其正也數者不正豈所謂正厥事乎伏望明詔三省凡是數者悉反之正庶幾人事修而天意得震怒一解妖氣自消坐致太平增光祖烈欽宗時起居郎胡安國上奏曰臣聞為天下國家者必有一定不可易之計謀議既定若臣固守雖浮言異說沮毀搖動而初計不移故有志必成治功可致陛下即位於艱難多事之中有恭儉之德有孝

友之行。有克勤願治之誠。有好謀納諫之善。以茲四表撥亂興衰。宜若反手。然南向而朝天下。今越半年矣。而紀綱尚紊。風俗益衰。施置乖方。舉動煩擾。大臣爭競。而朋黨之患萌。百執窺觀。而交問之毒作。用人失當。而名器愈輕。出令數更。而士民不信。若不掃除舊迹。乘勢更張。竊恐姦雄無所忌憚。我狄恣行侵侮。大勢一傾。不復可正矣。陛下所任為股肱心膂者。兩府大臣也。所信為耳目聰明者。諫官御史也。上世帝王之治。詢事攷言。以圖成績。伏望陛下遠稽周世宗開國之謀。近法仁祖慶曆間求治之意。特詔兩府大臣。詢以救方今之弊。修政事。振廢弛。之方。各令展盡底蘊。莫為畫一進呈。先以宣示臺諫。臣寮如有不合者。使得逐件疏說。若大臣議訟。則參用臺諫之言。顯駁不當。則專守大臣之策。衆議既定。仍集百官。議于朝堂。以合古者詢謀僉同之意。然後斷自宸衷。按為國論。頒諸中外。以次施行。敢有動搖。必罰無赦。庶幾新政有經。民聽不惑。可冀中興之效。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四十五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四十六

治道

宋高宗建炎二年。胡銓對策曰。臣聞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天。湯武聽於民。其興也勃焉。桀紂聽於天。其亡也忽焉。方桀紂之未亡也。謂已有天命。曰。我生不有命在天。彼以天命為真。可恃。偃然自謂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及其亡也。諸侯歸商者三千。資以勝。一又則成湯以興。諸侯歸周者八百。資以勝。商則武王以興。夫湯武聽於民。而反以興。非民興之也。修人事以應天。是以興。桀紂聽於天。而反以亡。非天亡之也。恃天命而虐於人。是以亡。興亡之端。厥監在民。而不在天。其易曉也。而中材庸主。每每反之。此忠臣義士之所以深悲天下之所以亂。已相尋。而世主不悟也。陛下起干戈。鋒鏑之間。道丁天下。倥偬不暇。給之秋。外亂內訌。險人柄朝。邊方有風塵之虞。中原有新

竊之馬。赤子入無知之俗。民愁盜起。禍稔蕭牆。王室搖搖。然幾如一髮引千鈞。當此之時。可謂亂甚矣。臣愚謂陛下宜焦心嘗膽。聽於民之時也。而陛下策臣等數十條。大槩質之於天。首曰。蓋聞治道本天。天道本民。又曰。豈朕不德。無以動天。又曰。何精誠之弗效。禍亂之難戢也。似皆聽於天者。此臣等所深疑而願為陛下直言無諱也。伏讀聖策曰。蓋聞治道本天。天道本民。故視聽從違。不急於筮數占候。而惟民是察。持以至誠。燕遠弗屆。古先哲王。罔不由斯道也。臣有以見陛下聽於天而不聽於民之弊也。臣謹按春秋禍變之由。與祖宗已然之故事。為陛下陳之。為春秋之說者曰。正次王。王次春。王者上承天之所為。而下以正其所為。此漢儒傳會之論。謂不然。臣聞聖人作春秋。尊一王之法。為萬代訓。未嘗有明言天者。蓋謂天道難測。若深言之。則遂以為茫昧莫究。而忽於天。若淺言之。則天下後世遂溺於

陰陽。實異。藏於。聖人推變於天。常與人事雜而書之。至其變見。禍敗。或應於數十年之後。甚則或不旋踵而應。國家將有失道之敗。天乃先出災異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恠異以警懼之。尚不改悔。覆敗乃至。苟無其事。變不虛生。若痛自惕懼。側身修行。則禍災滅塞。可轉為福。此春秋之大凡也。以此知天心之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無道之世。天盡欲扶。持而安全之。此古先哲王所以持以至誠。而不及於筮數占候。誠知天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我國家自江南平定。太祖感宇縣分割。生民受弊。涕下惻然。思布聲教。以撫養之。是時識者知天命固已牢。不可解矣。且如擇一法官。細事也。而太宗擇王濟。則曰。燕或有寃濫。以致天下災。任一憲臺。細事也。而真宗選諸道提點刑獄。則曰。一夫受寃。即有災沴。夫一夫受寃。宜未害也。而祖宗惕然動念。懼致天罰。則民之不可忽。而造物之不可欺也。陛下

下龍飛之初傳檄四走。天下莫不翕然響應。臣雖不識天理。以人事卜之。知天意固已有在。比來聖慮漸解。浸不克終。國勢委靡而不振。生民愁苦而無聊。天意向背。殆有不測。可勝寒心。願陛下持以至誠。以春秋為戒。而謹持之。以祖宗為監。而力行之。無以草茅之言。而罷之。則天下幸甚。聖策曰。朕承宗廟社稷之託。於倣擾阽危之後。懷父母兄弟之憂。於携貳單微之時。念必撫民以格天。庶或悔禍以靖亂。踰年于茲。寢興在是。茲又陛下聽於天而不聽於民之弊也。嗚呼。陛下與言及此。亦知有宗廟社稷之託乎。亦知有父母兄弟之憂乎。知有宗廟社稷之託。所與任其託者為誰。知有父母兄弟之憂。所與分其憂者為誰。任其託。分其憂。非其人。則天下之大勢無復救矣。臣聞天下大器。得之甚難。失之甚易。莫不由夫祖宗辛苦艱難。以成立之。不由夫子孫奢傲。以墜之。成立於百年。而墜於一日。遂使

祖宗艱難之業。并與宗廟社稷。一旦成墟。是以聖人作春秋於亂。言二國。痛以王法繩之。謹按昭二十二年。書王室亂。劉子單于以王猛居于皇。是時新有景王之難。王猛以幼冲而嗣大位。劉單以庸材而相幼君。社稷危如贅旒。則王室安得不亂。夫王室天下根本。本一亂而播遷于皇。則倣擾阽危亦甚矣。卒之天王播奔。避于朝之難。終昭公之世。僅復成周。至黃池之會。而天下奔潰。聖人獨反覆書之。重社稷也。陛下以單微幼冲之資。獨戡多難。則危如王猛。左右大臣。以檢仗而佐六計。則庸如劉單。臣恐王室之亂。又甚於子朝之難矣。安知江都之幸。不變為狄泉之脅迫乎。是陛下知承宗廟社稷之託。於倣擾阽危之後。而未知荆卿何羅竊發於肘腋之間。願陛下思太祖得天下之難。而早圖之。監春秋王室之禍。而慎守之。毋謂懷父母兄弟之憂。於携貳單微之時。而遂解體也。謹按襄二十八年。書曰。公如

楚二十九年書曰。公在楚。又曰。公至自楚。竊原公如晉如齊如京師。皆未嘗書在。獨於楚書在何也。曰。楚虎狼之國也。襄公如楚既非常。而逾年不反。禍且不測。書曰在楚者。蓋臣子痛君父之失所在也。以今兩宮有沙漠之狩。孰與如楚之危哉。且襄二十八年如楚。至二十九年而歸。春秋深危之。况兩宮暴露於穹廬。三年於此矣。則陛下懷父母兄弟之憂。臣愚不知何以處之。為陛下之計者。獨不念在楚之事。身巨顛。慎擇賢佐。惟斷惟果。側身憂。定如宣王。屬精綜核。如孝宣。鋤去亂略。如光武。剛明果斷。如憲宗。復讎刷耻。如勾踐。以春秋為戒。而謹持之。以祖宗為監。而力行之。毋以草茅之言而罷之。則天下幸甚。陛下首策以此。中則曰。府庫單匱。軍費倍滋。而賦歛加薄。外患未弭。寇盜尚多。而追胥有程。擇守令以厚牧養。責案廡以戢貪暴。命今為民而下者十常六七。凡曰。聚所欲。去所惡者。朕有未聞。亦有聞而不信。

然而不行也。此又陛下聽於天而不聽於民之弊也。臣聞治天下者。正如療疾。方天下之受病也。府庫單匱。軍費倍滋。則病在血脉矣。外患未弭。寇盜尚多。則病在腸胃矣。客邪干正矣。擇守令以厚牧養。正猶導之以湯液醪醴。而助真氣也。責案廡以戢貪暴。正猶投之以砭劑。而攻強陽也。如使人血脉受病。腸胃又受病。而導之以湯液醪醴者。或失節焉。則疾益甚。疾既甚。而投之以砭劑。又非良焉。抵速其死耳。醫國者亦然。故方天下受病之際。府庫竭矣。軍費滋矣。外患熾矣。寇盜多矣。乃牧之以不賢之守令。授之以不才之按廡。是猶疾已深。而投之以野葛。豈不殆哉。臣請歷言其弊。臣聞府庫單匱。軍費倍滋者。以兵冗而坐食也。以師老而費財也。以生寡而食眾也。三者今之最弊也。自古兵無事而食。則不可使聚。聚則不可使無事。而食其勢然也。昔漢之兵制。有踐更之卒。而無營田之兵。京師亦不過南北期。

門羽林之兵而止。邊境有事，諸侯有變，皆以虎符調發郡國之兵。事已輒罷。是以其兵雖不知農，而天下不困。兵甲未嘗聚也。唐置十六衛，無事則力耕而積粟，非但自贍，且以廣縣官之儲。是以其兵雖聚於京師，而天下亦不困者。未嘗無事而食也。我朝沿近代養兵之法，中下一兵，衣糧給與歲，約五六十緡。太祖得周代之兵，中外止十有二萬而已。至乾德間，中外止十萬兵耳。太宗盡有天下，添兵至多亦止三十餘萬。真宗當全盛之時，乃始五十餘萬。當時軍數亦多，尚慮耗蠹調度，命汰疲冗，周營不奉減兵之詔，則怒而罷之。向敏中奏軍額漸多，則反覆詰難之。誠知夫兵無事則不可使聚，聚則不可使無事而食。臣故曰兵冗而坐食，今之最大弊也。按兵法，興師十萬，日費千金，以日計之費已如此。況今曠日彌年，兵等不解，百人仰食縣官，則挾千夫之名，大槩雖數百為輩，要歸則無異於數十萬之兵。而坐

食連年，無毫髮功，則農夫之方安得不困，饋餉之卒安得不疲。謹案莊公八年春，師次于郎。夏，師及齊，師圍郕。秋，師還。春秋書用兵，未有歷三時而後反者。獨於此書春書夏書秋。惡莊公無故勞師，興圍郕之役，卒之郕降于齊，而魯師無功。比秋乃還。故書曰師還者，惡其夏已無功。秋始班師，暴露滯留之甚。是後二十八年有晉糴之舉，其禍正基於圍郕之役矣。以今征役之久，動至累年，校之春秋三時而反者，亦已太甚乎。則府庫竭而軍費溢，自不足怪。臣故曰師老而費財者，今之最大弊也。兵冗而坐食，師老而費財，加以生寡食衆，入少用多。陛下雖賦歛加薄，而州縣之追科實煩。何則？用度既匱，則其勢不得不取於民矣。臣前所謂追胥者，程而外患未弭，盜賊尚多者，其弊在朝廷多過，生靈多怨。使朝廷無過，生靈無怨，則外患寇盜亦何名而動哉。蓋自古姦雄如陳涉、吳廣之起於秦，赤眉、黃巾之起於漢，蘇

峻之亂。晉安史之亂。唐本皆巨盜。元渠伺朝廷之過。執以為辭。幸生靈之怨。唱而稱義。遂至迭起。州縣劫令殺守。相挺為亂。今明成之朝。豈有大過。竊聞長老之談。或謂戚近撓權。姦臣盜柄。刑賞不必行。小人不盡除。綱紀不甚振。此豈過之漸邪。何則。自古亂天下國家。多自戚近撓權。如漢之諸呂。竇霍。唐之諸武。韋張。竊弄朝柄。一敗赤族。國家俱破。今乃有肺腑領樞柄。戚屬將衛兵。漢南北軍之禍。其監不遠。儻不少戢。是增朝廷之過。而起姦雄之膽。大亂之後。豈宜復然。晉趙王倫。石勒之徒。心窺人主。口責宰相。實姦雄伺過而後動。不幸因之以饑饉。加之以災荒。生民愁苦。無聊。則姦人乘隙奮飛。血視乎此。外患所以未弭。寇盜所以尚多。是雖追晉有程。何以救其亂。謹按昭十一年。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蔡般弑逆之賊。王誅之所必加。春秋及惡楚靈何也。曰。討蔡般可矣。譌而討之。此匹夫之賊。行秦以

所甚惡也。前日下詔書招納叛亡。以不死。此輩皆投戈請命。謂陛下示以大信也。然而陽示以信。陰以刑。是誘討也。陛下為人父母。柰何以天子詔書為誘人之餌。臣恐大信一失。則後來以招降為懷。自今上下猜忌。如寇讎聚處。得間則更相魚肉。惟先發者為雄耳。何怪乎寇盜之未弭也。臣前所謂擇守令以厚牧養。而守令多不賢者。朝廷輕守令也。責按廉以戢貪暴。而按廉多不才者。朝廷輕按廉也。守令一不賢。則郡縣受禍。按廉一不才。則守令敢於為姦。故責守令在擇按廉。此祖宗之成法也。太祖太宗注意守令尤切。太宗嘗親選諸州長吏。又親書其曆戒曰。公務。政惠愛臨民。奉法除姦。方可書為勞績。因顧錢若水曰。朕暑中書。豈不勞乎。蓋為任官擇人以安百姓耳。嗚呼。太宗不憚盛暑而親札賜行。今守令則未嘗有召對者。太宗躬自選擇而延見便殿。今乃有付吏部而注擬者。是朝廷輕守

令也。朝廷輕守令。則守令輕郡縣。郡縣之職一輕。則牧養之方盡廢。使要近州縣或非其人。彼畏朝廷耳目之近。尚憚不敢逞。若遠方細民。雖使盜跖為之守。構柝饗餐為之令。斯民雖千百為輩。號呼聚罵。朝廷不知其為害。豈不大哉。臣聞太祖以錢文敏知瀘州。戒之曰。比聞郭思齊捨缺不法。恃其遐遠。謂朝廷不知耳。至則為朕鞠之。夫瀘州去京師四千餘里。而郭思齊不法。太祖已盡知之。今州縣稍遠者。其守令過失。朝廷乃不聞。則速如瀘州者。陛下必不能知矣。彼何憚而不為盜耶。然則所預以詳察其弊者。高積按廉耳。如使按廉又非其人。則其禍可勝言哉。臣聞太祖以按廉之職。出為朝廷耳目。或曰。聖選或命舉充。選之既難。責之亦重。凡寬一按廉。是壞一路之事。一路不治。是使數百萬軍民受殃。自太宗即位。屬精求理。詔轉運使考覈職任之廢舉。又遣使察廉官事之汙潔。如劉文質察舉部內官吏。

則有遷移之寵。如王德裔部內不治。則有黜爵之罰。賞罰如此其嚴。則按廉振威。被廉振威。則守令振職。厥今守令不職。是按廉未得人也。往者遣使撫諭諸道。天下想望風采。以為行被大惠。卒之厨傳騷然。公行賄賂。甚者責子女於郡縣。輦家屬以偕行。雖官以撫諭為名。而民有供輸之苦。守令之外。復增一蠹夫。遠方細民。不幸遭不賢守宰。終歲抱冤。引領輜軒之出。以雪其憤。而按廉又不才。是使終身懷冤。而莫之控愬也。則民安得不多怨而易動。此姦雄所以竊發也。謹按春秋閔元年。齊仲孫來。聖人嘉而字之。重其將命從宜。以安鄰國之難。方閔之初。叔牙慶父。媒孽魯禍。閔公始喜。國人危如贅旆。齊人可折筭取之。當是時。魯之輕重在齊。仲孫乃能說其君。務寧魯難。卒使閔不失國。而魯人以安。湫之力也。經書仲孫之來。喜其一出而民安。存魯也。以今兩河淮甸。兵革之餘。豈不甚於魯國之難。而按廉之

出未聞如仲孫以務寧魯難為懷者。以春秋之法責之。則罪人矣。臣故曰。守令不職。是按廡未得人也。夫以守令既不職。而按廡又失職。如此。則陛下命令為民而下。雖十常六七。而壅遏詔書者。十常八九矣。是陛下有恤民之詔。無及民之志。州縣知有守令之令。不聞有天子之詔。三數年來。邊防用兵。凡百科歛。不以四方有無物之處。但嚴令督之。近海州軍。例科鎗餘。居山州縣。則買鵝翎。有司既不無有。州縣或罕能條奏。官取一物。民費數倍。且如前日勸誘一事。監司責辦於郡。郡責辦於縣。縣移文於鄉。假軍期急速為名。迫若星火。以有不至。則械繫苦掠。人皆畏死。其敢有辭。是名為勸誘。而實暴斂之監司郡守。但務上供。以悅朝廷。則忽而不知省。宰相大臣。但務足用以悅陛下。則知而不敢言。上下相蒙。民窮無辭。是陛下恤民之詔。雖多於孝文。而天下乾乾。乃甚於孝武。傷和召怨。咎將誰歸。臣聞咸平中。

議改元。赦書頗多蠲免。或謂三司必以惠澤太廣為言。真宗責曰。非理害民之事。朝廷所不可行。若赦令既行。必使良人受賜矣。時方午。雷震。帝惻然曰。豈赦令少及民之志。上天以雷警朕。嗚呼。祖宗以赦令未遍。懼速天罰。則陛下命令多壅。實悖天心。其害殆不為細。願陛下以春秋為戒。而謹持之。以祖宗為監。而力行之。不以草茅為嫌。而罷之。則天下幸甚。陛下中策臣以此。又念迎觀之使。接武在道。而敵情未孚。保國之謀。刻意在兵。而軍勢未張。躬純儉以敦本。而驕侈之習未悛。擴大公以示訓。而私枉之俗尚勝。刑賞不足以振偷惰之氣。播告不足以革狂悖之心。田畝未安。旱蝗害歲。豈朕不德。無以動天。抑政令失宜。而民以為病乎。何精誠之弗効。而禍亂之難戢也。此又見陛下聽於天而不聽於民之弊也。臣謂陛下躬純儉而驕奢弗悛者。是陛下未必純儉也。擴大公而私枉尚勝者。是大公未必能擴。

也。賞罰不足以振偷惰。是大柄下移也。播告不足以革狂悖。是危亂之兆也。田畝未安。而旱蝗害歲。則生民失職而怨沴並作也。若乃遣迎親之使。而敵情未孚。則臣竊有說焉。臣聞慶曆中。契丹聚兵境上。遣其使蕭英。劉六符來聘。是時使采非時。而兵既壓境。中外各怨。仁宗皇帝命宰相擇所以報聘者。得左正言富弼。片言折六符之謀。卒挫虜主。自景德以來。北方無事八十餘年於此矣。豈惟弼之力哉。是時宰相則晏殊。參政則范仲淹。樞密則杜衍。韓琦。諫官則余靖。歐陽修。皆天下之所仰望。而此虜之所畏憚者。彼知朝廷有人。故弼之計得而虜計不得逞。以今廟堂之上。宰相有如晏殊者乎。參政有如范仲淹者乎。樞密有如杜衍。韓琦者乎。諫臣有如余靖。歐陽修者乎。臣知陛下必無此等人物矣。而欲求敵情之孚。此臣所大惑也。臣聞猛虎所以百獸畏者。為爪牙也。使棄爪牙。則孤豚特豮。皆得搏噬。譬之國

無勁兵。則最爾醜虜。皆為勅敵。故春秋雖惡窮兵之禍。至於兵不素養。而取具臨時者。又深罪之。謹按信二十六年。齊人伐我北鄙。公子遂如楚乞師。公以楚師伐齊。取穀。說者曰。乞重辭也。重師也。臣謂聖人非唯意在於重師。蓋其惡魯之無也。夫齊為魯難久矣。自執之役。齊敗於宋。而魯不救。是時孝公有如骨之恨。至二十六年春。侵我西鄙。怨已結矣。為魯計者。正宜早夜防。常若寇至。乃恬然熟計。養成腹脅之疽。根不旋踵。而齊人伐我北鄙矣。乃至乞師于楚。以取穀焉。假夷狄而伐中國。不可之最大者也。以今醜虜大張。害甚於齊。而兵不素養。乃甚於魯。議者乃欲借助六於高麗。何異乞師於楚。以伐穀者哉。是陛下徒知軍勢之未張。而不知兵將之未練。可為陛下痛哭流涕者此也。國初。劔南交廣。各僭六號。荆南江表。止通貢奉。西戎北狄。未盡賓服。太祖垂意將帥。命李漢超等守關南。命郭進禦并寇

命姚內斌守慶州。以為既得名將，非厚通其意，無以得其死力。故許收逐郡關，征酒榷之利，不惟養犒士卒，無使豐富其家。又慮所費不足，仍許圖回其家屬在京師者，並厚撫之。則將帥之心更無私慮，但專力邊事而已。又慮秦陳之事未盡，機要時許入朝，自陳至，升殿賜坐。又復厚賜遣之，以故邊臣多富於財，得以養募死力，使為間諜。盡知蕃夷情狀，多致克捷。二十年間，無西北之憂，平西蜀，復湖湘，下嶺表，克江南，盡得東南之地。雖諸將之功實太祖馭將之力也。以今將佐偏裨，其雄挺孰與李漢超，其才略孰與姚內斌，其鎮重孰與馬仁瑤，其運籌決敵孰與韓令坤，以陛下駕馭諸將，孰與太祖，然而借之重權，祿之顯秩，賜之重賞，其恩禮已過先朝數等矣。是陛下擇將不如太祖，而恩禮則過之適足以啓諸將之驕心，而長姦臣之缺望。臣令收復兩河，迎還二聖，陛下何以加之。夫戰勝之兵，勇智百倍，敗亡

之卒，沒世不復。蓋所以戰勝者氣也，今之士不戰而氣已索，此天下之大憂也。昔者六國之際，秦人出兵於山東，開關延敵，六國之師皆逡巡不敢進。然長平之敗，廉頗猶能收拾餘燼，北摧栗腹，西抗強秦，振刷磨淬，不自屈服。是時秦人圍邯鄲，梁王使新將軍如趙，欲遂帝秦，而魯仲連慷慨流涕，深以為不可。非徒惜帝秦之虛名，惜夫天下之大勢有所不可也。而議者乃謂宜尊奉夷虜，不可一觸其意。陛下何不以為魯仲連抗秦之事論之，然則何怪乎軍勢之未張也。夫春秋何為作也，為天下無王而作也。周衰天下不知有三，陪臣竊國命，家臣瞽大夫，聖人有憂之，作春秋以代王之賞罰。書天子書王，書天王者，誅賞之大柄也。書天子書王，皆其常稱也。其曰天王，則至大之稱。天王與周官司服所稱天王皆以嗣君之初，君道未著，人心未寧，正危疑之機，大姦之所伺，非常之時，故大威武以防之。稱天王者，大威

武以防天下之時。故曰非常也。然則又書天子書王何也。曰春秋作王者威權衰矣。大政大法諸侯擅而行之。護強恃衆。迭相吞據。是本末大弱之世。名分大亂之時。非剛健大過之才。若九二焉。不足以震其弱。非毒衆窮討之役。若唐太宗焉。不足以戡其亂。故仲尼於春秋凡有出於王為之者。皆書天王。言於斯時。王之所為。當大誅賞。不可循常道。翼後世興王之知變也。是時吳楚之君。皆鷓鴣視虎踞。僭號稱王。諸蠻群酋。皆據中土。如此則文辭之告。猶可治之也。歟。霸侯暴國。迭相傾噬。伯子之存。不能十數。如此則誅賞之令。猶可治之也。歟。故曰有用我者。吾其東周乎。東周僅存禮文而已。非撥亂反正之道也。故春秋必書天王者。正賞罰於大亂之時也。若事非王為。但從諸侯之稱。只書王者。禮之常也。其曰天子者。所謂至貴以親諸侯也。莊王不書天王。以其竊逆賊之人。不足以當至大之稱。故去天子以重

譏重莊王之譏。則魯元之譏。則春秋大逆。外始於州吁。內始於魯元。聖人著其惡如此。若曰世大亂。則從惡者衆。趨善者鮮。善者不予。則是賞不足以有勸。大姦大惡。不加誅。則是罰不足以有懲。賞罰不行。而能興衰撥亂者。無有矣。陛下臨御之初。正春秋危疑之機。稱天王以臨下之時。大柄大權。乃悉竊弄權臣之手。大阿倒持。收之良難。是陛下有春秋之亂。而無春秋之賞罰。則何以駕馭群雄。而平大亂也。竊觀太祖太宗。所以取天下。其要在賞罰二事而已。當時賞則常薄。刑則常嚴。方澶淵之役。李繼隆有疾。戰破虜之功。但加開府階爾。臣嘗恠真宗何賞如是之薄也。其深意以謂既救虜將。而不能破其衆。此將之可責也。有將帥之寄。而獨賞內臣。不可以為後世法。此所以薄其賞一也。又自古官者。領兵未嘗不為亂。如太宗朝內侍王繼恩。出平蜀亂。大有功。止受宣政使爾。謹守先帝之法。而不敢違。此

所以薄其賞二也。至馭之以刑則未嘗不嚴。且如主將戰沒則降黜別將如王繼勳者誅戮親兵如荆罕儒者威令如此嚴則人皆死力求賞故太祖兵法罪在不赦而春秋兵法尤嚴於馭軍城濮之役楚師敗績則得臣死之書曰殺其大夫得臣罪在得臣也。鄢陵之役楚又敗績則子反死之書曰殺其大夫公子側罪在子反也。二子皆以失律翼師不逃重戮則見夷狄用兵其刑賞常嚴而中國常寬此夷狄所以常得志成襄之後中國累累受制於吳楚者抑有由矣。厥今軍勢未張而動見敗衄是有春秋之亂而無春秋之賞罰臣故曰賞罰不足以移偷情則是大柄下移也。如使大柄一移則陛下徒擁虛器而已。何怪乎播告不足以革狂悖也。然臣愚不識狂悖者為誰謂前日詆忤權臣者為狂悖乎。謂左右便嬖為狂悖乎。謂前日詆忤者為狂悖則臣不敢奉詔。如謂左右便嬖為狂悖則陛下豈不能斷然

而去之哉。竊料陛下所不能去之者則是推委權臣之弊也。自古以推委臣下為盛美然亦或以治或以亂。漢高祖推委群傑則治。至其後推委王鳳王音至于王莽則亂。光武推委二十八將而取天下則治。至其後推委后族至于董卓則亂。魏委荀彧則治。至委司馬則亂。唐文皇駕馭英豪而取天下則治。至明皇推委李林甫楊國忠則亂。初以推委而天下治。終以推委而天下亂。何弊之然哉。當推委之際起權十人。上從其九。是九分之思出於下矣。如此則數年之間左右前後皆權臣之黨也。若黜削十人。上從其九。是九分之威出於下矣。如此則數年之間中外遠近無敢忤權臣者。以故忠義解體而上之勢孤矣。前日將相大臣故意誅戮。寃及無辜。陛下不得一舉手此豈推委之弊邪。明皇天寶之禍未大遠也。此可不為寒心哉。願今天下大體皆壞。獨祖宗德澤未泯。人心未厭。譬羸病之人。欲厭待盡。

獨氣血尚在爾。如使人心一離，則是氣血又將絕。天下無復可言者矣。而陛下以田畝未嘗旱蝗，害歲為患，則是生民失職，人心將離，氣血將絕之時也。謹按春秋災異變見，常與人相符。災異見於上，則禍敗應於下。猶鐵炭之低昂，見効可信者也。凡春秋書蝻者，傷旱蝗之害稼也。然書蝻凡九，而哀公十數月之間，凡一書之，甚之也。甚之者，疾其害民之甚也。按是時十三年之間，而帥師伐其侵，其取甚戰于某比，他公為特，甚干戈至此而糜爛其民矣。生靈至此而為血肉矣。黃池之會，夷狄之盟，中原天下日趨於三矣。乃復暴興田賦，民怨禍稔。歲大旱，蝗人有艱食之苦，聖人於此不一年而三書蝻傷之也。是知旱蝗之患，實兵戈怨毒之餘所由作也。比年以來，醜虜橫行，干戈繼慢而不息，未嘗一年間不戢生民，日委頓四夷，日熾肆天下，不知有生之樂，幾年于此矣。創虜之民，肝腦塗地，丘壠發掘，辜及朽骨，皆

腐血流者，不知幾以億萬生靈之命。陛下不得而見也。士卒死邊野之外，婦哭其夫，母哭其子，寡婦弱子，抱負輜車，望窆平哀於千里之外。陰悲巷泣，怨痛徹天。陛下不得而聞也。陛下不見其所不見，不聞其所不聞，驅萬死之地，而卒無一毫之利，積毀銷骨，積怨傷和，陰沴作而災疫興，何怪乎田畝未安，蝻蝗之害歲也。今者兩河淮甸，赤地千里，飛蝗蔽天，公卿大臣，熟視無計，而請為遣蝗之舉。嗚呼！正使蝗而可遣，是移腹心之疾，而實諸股肱，不知他境之民何苦而加之哉。臣聞天禧中，真宗以歲旱蝗，秋稼不稔，慨然動念，實慮政令闕，未有災天意，因詔削茶塩一條，禁之峻刻者，以懲旱蝗之變。以今政令闕，遣豈惟茶塩一二事而已。臣知旱蝗為害，實天意大警陛下也。而議者尚謂天災流行，由曆數運會，非政令失宜之咎。嗚呼！天下有善則歸諸已，天下有禍則歸諸天，此何聖賢之用心也。願陛下少戢誅討，少息

調發練兵實需。若吾銳氣而全中國之力。以銷旱蝗之灾。毋以積誠弗効而怠荒。毋以禍亂難戢而息志。以春秋為戒而謹持之。以祖宗為監而力行之。蓋以草茅為嫌而罷之。則天下幸甚。陛下中策臣以此。又念伊欲復親族。真疆場。清寇攘。善風俗。使百姓安業而疊疊逐衡。何修而可以臻此。臣於是見陛下真欲興衰撥亂以起天下之病也。竊觀陛下首恤以父母兄弟之憂。中念迎親之使。至此又以復親族為言。是陛下痛心二聖。鑿與暴露。而未有迎復兩宮之策也。夫漢高祖所以還太公於楚軍。豈獨侯生力哉。臣嘗料高帝有勝項王者。五以兵強力壯。則楚不如漢。以三傑為用。則楚不如漢。以駕馭諸將。則楚不如漢。以關中。原粟之富。則楚不如漢。以關中形勢之重。則楚不如漢。五者皆項王所不如。則何苦而拘於太公哉。以今凋弊之餘。無漢之兵力。無漢之三傑。無漢之駕馭。無漢之原粟。而又遠上郡棄

去兩河。則又無關中之形勢。而欲求親族之復。雖使如侯生千百輩往焉。臣知其無能為也。故臣謂欲復親族。莫若復兩河。不得兩河。則親族不可復。今陛下以莫疆場為念。是欲復兩河也。兩河得失。係天下輕重。唐神堯起晉陽。以一旅取天下。而後世子孫不能以天下取河北。其難如此。晉於春秋為大。嘗驅役諸侯。至秦萃銳兵之晉。乃得韓。遂折天下脊。韓信。聯齊有之。故蒯通知漢楚輕重在信。宋武號英雄。得蜀關中。盡有故疆十分之八。然不能使一人渡河以窺邊。是兩河之地。王者不得則不王。霸者不得則不霸。賊得之則天下不安。臣故曰。不得兩河。則親族不可得而復也。咸平中。真宗與王濟極論邊事。濟言。蠶茲醜虜。敵爾憑陵。蓋謀謨當位之臣。未有昔人之比。且國家所恃。獨一河耳。此誠急賢之秋。不然。臣懼北戎飲馬於河。諸矣。嗚呼。濟之言。誠切中今日之病。臣謂欲復親族。而收兩河。亦誠陛下急賢

之秋。當以濟言為監也。然當今最大患者。親族之未復。疆場之未奠。寇攘之未清。而臣愚所最患者。風俗之敗壞也。風俗天下之筋絡也。譬人之身。所恃以維持氣血者。唯筋絡耳。風俗一敗。則筋絡又絕矣。漢唐之亡。其弊比口風俗之先壞也。故臣嘗論東漢之亡。與李唐大畧相似。東漢之季。關中童亂。政毒被生靈。豪傑據郡而起。天下遂裂為三國。唐末。宦者盡於內。藩鎮潰於外。天下遂碎為五代。然三國之亡。其好惡去就。尚有可觀。雖天厭漢德。而劉氏猶據虛器。赤卒以禪代。終五季之亂。其臣比口充狠頑鄙。戕賊君親。專為烏雄。豈天於東漢之季。獨多君子。而唐士。專為小人哉。誠風俗染激然也。中原亂亡。自古更迭。亦天下常事。且未有不亡之國。然當其時。有推變於天而言者。有以人事前知而言者。有握節以死者。有衛社稷而死者。有憤國破亡。猶奮不顧身。以破滅者。亦有知幾之士。掛冠而去之。不蹈其禍者。

我國家涵養天下之久。士大夫受君父之賜。亦甚久。一朝國家有難。自公卿。劍履間。以及下之百執事。凡幾人。自王畿。以達四方郡邑。有位。凡幾人。前知而言者為誰。死名節。死社稷者為誰。破家徇國者為誰。知幾而掛冠者為誰。推變於天。而知其將亡者。又復誰也。方晉南渡。士流尚有聚于新亭。傷國之衰。對江山而下泣者。周之東遷。尚有不恤其緯。而憂宗國之殞者。以今兩宮播越。則非直東遷之辱也。而陛下倉皇遠狩。則非直南渡之迫也。誰復有對江山而憂宗周之殞者哉。自晉風俗之壞。而海內橫潰。生靈魚肉。用二百餘載。以晉至今。其禍可勝言哉。昔田橫一豪士。取北面臣。漢遂自殺。從者五百餘人。皆死之。燕一人。降渾者。諸葛誕。魏室一叛臣。及其既敗。所養死士三百人。就戮。皆曰。為諸葛公死。無憾。今之士大夫。蒙國厚恩。何嘗有卒之受患於田橫。死士就養於諸葛。而忍恥舍垢。視君父之慘辱。

甘心焉。嗚呼。縱不愧田橫之客。又獨不愧諸葛之奴邪。臣故曰。今之最大患者。風俗之敗壞也。風俗一敗。則筋絡又將絕矣。願陛下以春秋為戒。而謹持之。以祖宗為監。而力行之。不以草茅為嫌。而罷之。則天下幸甚。雖然。陛下策臣等數十條。皆當今之大弊。臣既已極言之。而聖策尚謂子大夫涉艱險。以副詳延。誠亦勤矣。其心有至言。益為朕陳者。其悉言之。無隱。若乃矜空文。而無補於實。咎既往。而無益於今者。非朕之所欲聞也。其以朕所未聞。而切於時者言之。朕將親覽焉。臣又見陛下真有意求苦口之言。以救天下之病也。然臣觀陛下求苦口之言。雖若甚切。而在廷之士。必不敢盡言。無諱。何也。臣聞。鵠巢覆而鳳不至。直士受禍。則忠臣杜口。往者從東南。來者藉藉。皆謂陛下即位以來。不旬月之間。戮直言者。有是乎。豈道路之妄議乎。儻如所言。則傷威損德。為害不淺。謹按春秋。陳殺其大夫涉佗。說

者謂洩冶以直諫被誅。國之大惡。是時蓋宣公九年也。而十年有澶舒之禍。十一年而楚子入陳。不三年之間。而陳國大亂。嗚呼。戮直言之禍。而至於此。然而洩冶被誅。權不在陳靈。而在微舒。前日議士被誅。權不在陛下。而在左右。專殺之禍。春秋大惡。而况專殺直士。惡又甚矣。此楚子入陳。所以得藉口。而討微舒。則醜虜乘隙。將以假討惡為名。而躡入陳之軌矣。臣是以下在廷之士。必不敢盡言。無諱也。然而臣猶敢區區竭愚者。竊自惟念陛下詔臣等。無矜空言。而陳實務。則陛下知前日濫誅為過。而改之。是陛下樂聞其過矣。臣而不言。是負陛下。使臣言不從。則陛下負臣。抑臣嘗聞太平興國中。有布衣皂囊獻書者。其辭狂妄。太宗覽之。弗罪。因謂宰相曰。此降詔書。許言事。故雖狂悖。亦不加罪。至淳化中。武程上疏。狂瞽李昉。請加黜削。以懲之。太宗責曰。曷嘗以言罪人哉。嗚呼。太宗樂聞直言如此。而大臣尚

請黜敢言之士。幸而太宗不從。如使太宗不樂直言而李昉之請得入焉。則武程者粗上肉矣。今臣累千萬言。則其罪過於皂囊之書。以臣疎賤。則甚於武程。而有狂瞽之論。使陛下樂聞諫言。尚患見忘。借使人主一惡直言。大臣如昉者。又從而媒孽之。則臣言亦危矣。幸陛下以祖宗為念。而擴太宗納諫之量。大臣體陛下之意。而無李昉惡直言之心。則畏避而不敢言者。亦臣所竊恥也。臣故曰。願陛下以春秋為戒。而謹持之。以祖宗為監。而力行之。無以卓犖為嫌。而羅之則天下幸甚。臣謹對。

三年。張浚上言曰。臣自建康抵江州境。凡二十日。所歷兩州六縣。莫不累經殘破。滿目蕭然。斷橋破舟。狼籍于道。父老知朝廷命。臣出使。扶藜遠道。感嘆咨嗟。臣每見則羞愧汗顏。身無所措。因念今日之事。皆因風教敗亡。鴻朴凋喪。侈靡太甚。天實惡之。其勢非一。大改華

使上下內外。交本還淳。去華就實。熙熙然復見堯舜三代之遺俗。治道未易成也。臣既念之深。則求其所以致此之策。竊以謂若欲撥亂反正。以力拯其弊。此事特在陛下明教化。而以身率之於前。嚴刑罰。而以政繩之於後。日積一日。治或可圖。陛下躬歷險阻。累試艱難。身率之教。宜優為之。惟刑罰一事。臣始備負二府。日固願陛下赫然大明黜陟。一洗而不變之。願以時方多故。人心未定。驟而更革。不易服從。臣雖受陛下眷知之深。而德望威名。亦未聞于天下。區區改作。適取怨尤。臣所以輕捨朝夕奉承之恩。冒犯艱險。可虞之地。其意誠欲為陛下稍強兵。先定國本。異時果能建立尺寸之功。陛下不以其不可用。而尚加復命。則犬馬之力。深欲有為於後日也。然則當今所急務。在於陛下身率之。更加勉強以行之而已。臣願陛下早慕見春無忘誠禱。思天下之所以困窮生民之所以塗炭。而自反自警。身任

其責。衣服之尚有鮮美者去之。飲食之尚有豐肥者止之。文采之可以亂目者屏之。譏佞之可以惑耳者遠之。澹然漠然與道為一。苟言之非有益於天下生靈者弗聽也。苟思之非有利於天下生靈者弗及也。以此而化家人。以此而化天下。積久而行之。則可以動天下。可以格人。自近及遠。自內及外。民雖至愚。豈不感格。至於兵革之事。雖陛下所當留意。要之兵本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凡所以救亂止難。難止則已。非陛下中心所樂而深好之也。所當急務者。特在於明教化耳。自古帝王所以致治。莫不深明此理。臣仰惟陛下英睿之質。仁勇之資。必能坐進此道。臣於陛下分則君臣。情則父子。故雖遠去天威。而區區愛君之心。朝夕思有以自效。臣言蕪陋。惟陛下裁赦。滲又奏時政七事。臣事家陛下不以臣愚。不肖置諸宰輔。願慈意下。不足以奉承德意。伏自惟念君臣相與。莫過于誠。一毫欺妄。乘及

所生。臣區區中。讓淺陋之見。為日久矣。儻畏縮隱默。終不以言。豈惟上負陛下。亦非所以格天心。名和氣也。是用齋沐洗心。百拜以獻。惟明主詳酌而行焉。臣竊惟方今政事施設。數年以來。更張非一。夙夜以思。多所未曉。臣謹條列其大者。用備乙夜之觀。僭越之罪。不可以逃。臣嘗謂人主之職。專在論相。古之賢君。留意于此。殆不苟然。考其素履。詢之國人。幸而得之。遂足以濟一代之用。如成湯之於伊尹。高宗之於傅說。文王之於太公。彼其精神會遇。然運於一堂之上。而中和之氣。洋洋乎敷洽于宇宙矣。後世創業中興之君。如漢高祖。世祖。唐太宗。最可稱者。當時風雲相際。附翼之臣。亦莫不始終展竭。各效所長。豈無傷功害能之人。陰肆間隙。二三主者。終不以是而疑棄之。知之深。而用之專也。陛下踐祚九年。于茲矣。所倚以為腹心。共斷天下之事者。果有之乎。所藉以振飭紀綱。輔成一代之法者。果有之乎。

為陛下牧養小民而久任其職者誰歟。為陛下經理財用而首尾其事者誰歟。然則國勢安得而不衰。治功安得而興起也。所幸陛下神聖之賢長於駕御。二三將帥任用不惑。不以人言而遽廢。亦以一敗而遂黜。故雖中庸之人。各能盡力軍政。可備使令。不然。臣未見宗廟血食之所矣。此臣之所以未曉者一也。臣聞自昔人君之命相也。莫不相與講論天下之大計。與夫修德立政之舉。次第而施為。故日積月累。成效可冀。譬諸為室。先廣基址。次定規模。付諸匠者。以責其成一。有不合。安可輕委。臣竊惟自建炎以來。陛下選用大臣。未知責以何事。大臣之進說於陛下。亦未知何以奉詔。臣但見夫一相之入。親舊之間。不問賢否。例叨要職。而隲隲之人。率多廢棄。又見夫臺諫排擊。多自堂除。大臣因之遂為進退。而陛下所以操戎狄。圖中興。求人才。立法度。理財用。治軍政。則漠然皆不及之。朝廷乘茲殆止。私意耳。

此臣之所未曉者二也。臣竊考祖宗崇設臺諫之意。將以輔治。非以擾治也。慮夫四方萬里之遠。人才之善惡。官吏之能否。民情之利便。廟堂不能盡見。而周知。臺諫得以風聞而論列。臣故曰。將以輔治。非以擾治也。至於不幸而大臣之選。非其人。又得以力爭明辯于前。蓋非懷姦觀望。伺候主意。而收拾細故于其後也。臣請復借築室以喻之。主人於此。將營大室。固必選求匠者。授以成規。凡運斤之徒。得旁指。梁棟之材。得以選用。亦必有監視之人焉。以警偷惰。繩不法。俾匠者得以成其功。大臣譬諸宰相也。監視之人。譬諸臺諫也。今匠者求人擇材。次第施設。而監視者在傍。纖悉指數。謂某人為不可用。某材為非所宜。自朝及夕。紛爭不已。則匠雖智巧。而亦縮手不能為矣。曷亦各守其職。而務存大體。姑責其成。與不成乎。故謂匠為不能。立廢之可也。使匠營室。而俾監視者一二細摘。不可也。不然。空為紛張。

徒費歲月。室何由成。為主人者。既不能成。大廈風雨之所凌逼。烈日之所觸犯。而終不知監視者為非焉。方且輟食興嘆。謂匠無人。不省其任之不專。而聽之惑也。人情失於斷大。而樂於聞小。每每如此。本臺諫之間事。或類焉。此臣之所未曉者三也。臣竊惟仁宗皇帝之時。風俗忠厚。事皆可法。當時臣寮廷論大臣者。所言雖行。旋亦補外。所以隆體貌。崇教化。防邪僻。破朋黨也。使言事之人。復居要職。大臣疑似之過。何自而明。夫惟兩出事。乃顯著。公議既分。復加召用。其用意深矣。比年以來。為中丞。為諫議。多以詆毀大臣而得之。好進之徒。盡巧百出。或陰肆揣摩。或公為反復。士風薄惡。莫此為甚。甚者伺候人主之意。陰結內臣之私。搢前之語。往往預聞。觀勢乘時。以快宿忿。時有異同。則使人導意。謂不如是。無以解至上之疑。大臣之黨有聞望者。則必先求細故而歷詆之。使無敢議其私焉。外示不畏強禦之名。

內懷力圖進取之計。其於人主治道。了不相干。此臣之所未曉者四也。古者設官分職。凡以為民。夫人主以一身而臨蒞天下。捨百姓其何以為為哉。監司守宰。奉行人主德意。而推之以及民者也。治兵之官。所以救民之難。理財之官。所以息民之力。事雖不同。實皆加惠元元耳。祖宗時。郎曹之選。非累歷親民。有所不授。自臺閣而出。為貳守者。十常七八。蓋使之更歷世故。諳曉民情。養成其材。以備任用。是以內外均一。百姓蒙福。至於執政之除。則又重其事。為郡守監司。為沿邊轉運使。為二路帥。臣為三司副使。正使。然後預為樞密之選。今則不然。事口語者可致言官。弄文采者可借陞館職。日進月遷。驟竊要位。一居朝列。視州縣為冗官。故有為大臣而不知民情之休戚。財用之盈虛。以至軍政之始末者。有為侍從而不知州縣政事所宜施行者。况責之以天下之大計哉。或十百為朋。更相汲引。繼履華要。不啻手

拾彼為州縣之官者。自視流落不復有寸進之望。因循苟且。民受其苦。此臣之所未曉者五也。當熙豐之前。天下未嘗聞某年人材某時政事也。蓋祖宗盛時。君臣立政。惟以利民。是則行之。非則更之而已。自是而後。公道不明。假借名號。以行其私。黜陟用捨。更為進退。人材隨時各立門戶。非為國家計也。夫天下之事。要當惟其是而已。何必曰此熙豐之失。此元祐之得。此紹聖之非。取以去彼。以彰先朝之未至乎。此臣之所未曉者六也。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用禹。古之聖人。示天下以至公。未嘗容私意于其間也。今舊出蔡京王黼之門者。不問賢否。一切廢罷。京黼秉政。踰二十年。天下士夫。將何所適。而可至於元祐子孫。則一切任用。或以其賢德之後。物色而獎借之。則可也。謂其為元祐之家。驟蒙進任。此何理耶。昔者有大功德于天下。若堯舜禹湯。未聞後世人君。必求其子孫。盡錄之也。此臣之所未曉者七也。臣愚無識。知誤蒙陛下知遇。每思慮所及。必欲盡言無隱。念臣而不以告陛下。誰為陛下力陳者。惟是所學淺陋。所見迂僻。臣不敢自述其罪。惟陛下裁擇。

建炎間。中書舍人季陵入對言。事有可深慮者四。尚可恃者一。犬駕未有駐蹕之地。賢人皆無經世之心。兵柄分而將不和。政權去而主益弱。所恃以僅存者。人心未厭而已。前年議渡江。人以為可。朝廷以為不可。故諱言南渡。而降詔曰。鑒去年議幸蜀。人以為不可。朝廷以為可。故弛備江淮。經營閩陝。以今觀之。孰得孰失。維揚之變。朝廷不及知。而切歸官寺。錢塘之變。朝廷不能救。而切歸將帥。是致此曹有輕朝士之心。黃潛善好自用。不能用人。呂頤浩知使能。不知任賢。自張慤許景衡飲恨而死。凡知幾自重者。往往卷懷退縮。今天下不可謂無兵。劉光世韓世忠張俊。各招亡命。以張軍勢。各効小勞。以報主

恩然勝不相避。敗不相救。大敵一至。人自為謀耳。周望在浙西。人能言之。張浚在陝右。無敢言者。夫軍事恐失機會。便宜可也。乃若自降詔書。得無竊命之嫌邪。官吏責以辦事。便宜可也。乃若安置使臣。得無忌器之嫌邪。以至賜姓氏。改寺額。此皆傷於太專。臣恐自陝以西。不知有陛下矣。惟祖宗德澤在人心。未忘。所望以中興者。此耳。陛下宜有以結之。今欲薄歛以裕民財。而用度方闕。輕徭以紓民力。而師旅方興。罪已之詔。屢降。憂民之言。屢聞。丁寧切至。終莫之信。臣謂動民以行。不以言。陛下爵當賢。祿當功。刑當罪。施設注措。無不當理。天下不心服者。未之有也。

湖州通判張燾上書略曰。人主戡定禍亂。未有不本於至誠。而能有濟者。陛下踐阼以來。號令之發。未足以感人心。政事之施。未足以慰人望。豈非在我之誠。有未修乎。天下治亂在君子。小人用舍而已。小

人之黨日勝。則君子之類日遠。將何以弭亂而圖治。

和興初。監察御史劉一止上言。陛下憫宿蠹未除。積網未振。民困財竭。故置司講究。然未聞有所施行。得無有以疑似之說欺陛下曰。如此將失人心。夫所謂失人心者。必刑政之苛。賦役之多。好惡之不公。賞罰之不明。若皆無是。則所失者。小人之心耳。何病焉。

時秦檜請置修政局。一止又言。宣王內修政事。修其外攘之政而已。今之所修。特簿書獄訟。官吏遷降。土木營建之務。未見所當急也。又謂人材進用太遽。任者或不由銓選。朝士入而不出。外官雖有異能。不見召用。非軍事而起。復皆律門不塞之故。請選近臣。曉財利者。倣劉晏法。瀕江置司。以制國用。鄉村置義倉。以備水旱。增重監司之選。後多採用其言。

吏部侍郎秦崇禮上奏曰。臣觀周宣王之小雅於車攻。則曰。內修

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境土。於吉日則曰能慎微。接下無不自盡。以奉其上。然則中興之效。本於修政事。而政事之修。亦在夫小大之臣。無不自盡而已。今朝廷播遷。庶事草創。外備疆敵。內鋤群盜。日不暇給。而百司庶府。小大之臣。類多苟且偷安。不務舉職。姑息胥吏。闕略細務。累資養譽。猶襲承平之弊。其間亦有孜孜奉公。疚心職事者。則衆必非笑。指以為迂。至摘其事而斬之曰。了得其事。便足以勝夷狄否。臣切怪之。且國家大體。輔弼大臣任之。所謂百司庶府之臣。知治其一官一職而已。夫使一官一職而皆治焉。則事將無所不治。傳曰。斐不恤其繻。而憂宗周之隳。為時及焉。彼憂之誠是也。蓋亦圖其所憂。而效於上。歟。儻無所陳。其智謀以裨國論之萬一。乃徒私憂過計。空言廢實。亦真救於危亂之不及其暇時。修起庶政。顧以細務為不足省。則大事亦將委靡。而紀綱弛矣。紀綱既弛。而欲駕馭豪傑。

以與乘撥亂。亦亦難乎。臣愚欲望聖斷。深慮其弊。中時百職事之通。各揚其職。無以空言憂國。而妨實行。在漢。紀綱既弛。而欲駕馭豪傑。治外攘無所不可矣。

崇禮遷兵部侍郎。又上奏曰。臣聞為天下者。審夫議論。規撫所存而。規撫者。國家所恃以立。議論者。規撫所待而定。議論定則規撫立。規撫立。而國家之勢成矣。議論不定。則規撫不立。而國家之勢危矣。夫規撫議論。尤急於天下多事之際。議論定則成。不定則。規撫立則存。不立則亡。此成敗存亡之機也。仰惟陛下。初紹大統。適當戎狄搏噬。盜賊憑凌之時。凡為議論。規撫有未能定。今八年之久。天下之變至此已極。戎狄之要。雖未可得。而其情已見。盜賊之暴。雖未盡平。而其勢已盛。事固有失之於始。收之於終。其在今日。收終之時也。故臣愚竊以為今日之議論。規撫宜不出三者。恢復中原。

以成再造之功上也。因所有之地而疆理之中也。苟目前之安而無所為下也。語其上則今之力誠未可為守其下則吾之勢不可復立。惟度時量力就其中者為之中者既成則其上可馴而致苟止於下則雖志於中者有不可得矣。臣愚欲望陛下發自聖志明詔大臣務取言高以害實治毋偷苟安以玩歲月。議論審其可用規撫定其道中以此立政事以此任人材以此責功效如是而期月之間治功不感未之見也。

權知渠州虞允文召對上言曰。臣聞聖人與天同功夫不變其道而萬物化。聖人不變其道而萬民順。天非有心於化物也。物化於一氣之周流。聖人非有心於順民也。民順於一德之終始。蓋不變則常常則久。久則安。自然之理也。古之聖人圖回天下持心以一。慮治以終不忽其所可輕不矜其所已得。御其情以求可慎之事。因其事以防

或縱之情。壹臺繹繹純而不已。其在書曰。終始惟一。時乃日新。夫德至於日新而不變者以其一也。有萬之眾尚有不順其治哉。恭惟陛下得一之妙見於始終日用之際。臣請有以明之。撥亂反正既得天矣而不忘於寅畏。解鏡除苛既安民矣而不忘於焦勞。立政立事既法祖宗矣而不忘於繼述。三十餘年之間勤於已而佚於人。儉於國而豐於天下。凡務損以自克之。道無不用其至。薄海內外孰不歸仁。嗚呼。感哉。然而天下之事。一日而萬變。天下之人。一心而百偽。變則有害正之基。偽則有亂真之漸。女危治忽所由分之。故虞舜之惟幾。商湯之慎終。周成王之持盈。其治之術汲汲如此。臣愚欲望陛下堅守常道。益懷永圖。凡一慮之止。以一事之作。必畏天。必安民。必法祖宗。則君德不二。治理如一。億萬年之洪業永永無窮矣。臣不勝犬馬愛君之誠。惟陛下留神省察。

中書舍人周麟之論賞罰名實。曰。臣聞自古中興之君。惟漢宣帝為得治道之要。史臣稱之曰。孝宣之治。信賞必罰。綜核名實。嗚呼。斯言盡之矣。仰惟皇帝陛下。以英武之姿。系隆景祚。躬履多難。武遏寇略。事同乎創業。校飾百廢。濟登不一。平。切兼乎守成。威德丕烈。固已超出百王上矣。而臣猶區區以宣帝為言者。以陛下方厲精聽斷。剷除宿弊。用更化于四方。施之於今。豈以此為急。信賞必罰。則公道舉。綜核名實。則真賢興。二者國家之先務。雖堯舜三代之治。不外是。而宣帝能用之。以救弊。願陛下取法焉。若夫雜霸術。尚刑名。此則宣帝之失。臣不敢為陛下道。

高宗時。御史中丞許景衡上奏曰。臣自蒙誤恩。備位執法。閱日滋久。了無建明。不獨智慮短淺。言辭固一訥之故。亦以陛下方圖東書。纖悉措置。上關宸慮。竊謂與其狂易之。驕尊負不敏之罪。今者駐蹕淮甸。

上下安寧。此正講明心道。與滯補廢之時也。故不送迂愚。輒以見聞。昧死上獻。庶幾有補聖政之萬一。臣竊觀方今人材未備。而政事不。至法度未修。而宿弊尚存。浮費不節。而國用空虛。賦役煩重。而民力困弊。命令不行。而事多壅滯。賞罰未明。而人無懲勸。賊盜繼作。而吏民被害。邊境危急。而武備弗嚴。盜賊未逐。而貪暴滋多。公議未伸。而親黨害政。凡此十事之利病。實繫國家之安危。安危所在。變故難測。以陛下之神武英斷。必能成中興之業。以陛下之誠心孝友。必能迎二聖之歸。其事雖曰多端。其要不過十者而已。惟是十事之利。其講之則不可不熟。十事之害。其去之則不可不速。講之熟。則是非明白。去之速。則立見治效。欲聖睿旨下。三省樞密院。公共討論。修復祖宗之成憲。稽參士夫之公議。下從民欲。上取聖裁。予以致中國之安。崇予以釋異域之憂。在陛下果斷力行之而已。

李綱初至行在上本政論曰。臣竊以朝廷天下之本也。政事法度於是乎出。故中書進擬門下審駁尚書奉行。所以宣布天子之命令。使四方稟承焉。政出於一。則朝廷尊。而天下安。政出於二三。則朝廷卑。而天下危。天下之安危。係於朝廷之尊卑。而朝廷之尊卑。係於宰輔之賢否。與夫人主聽任之重輕。其可忽乎。唐至文宗之朝。可謂衰弱矣。武宗既立。得一李德裕相之。而威令遂振。何哉。德裕知所本故也。其初為相。即上言曰。宰輔非其人。當亟廢罷。至天下之政。則不可不歸中書。武宗聽之。號令紀綱。咸自己出。故能削平僭偽。號為中興。然則其難多事之秋。所以出政者。尤不可以不一也。自崇觀以來。政出多門。閹宦恩倖。女謁皆得以干預朝政。所謂宰輔者。保身固寵。不敢以為言。遂失其職。法度廢弛。馴致靖康之禍。非一朝一夕之積也。臣愚誠願陛下深思天下安危之本。察德裕之言。而法武宗之任人。

監崇觀之失。以刷靖康之大耻。庶杜生靈永勝幸甚。

李光上治道劄子曰。臣嘗謂帝王者。神民萬物之主也。以一身而寄天下之上。所待者衆。心之所戴也。歷考自古興衰撥亂之君。未有不因乎人心而能有為者。蓋觀人心之所與。則知天命之所歸。故夷狄之威強。或不足畏。盜賊之猖獗。或不足憂。中原之竊據。或不足慮。閩陝之捷奏。或不足喜。臣願陛下凡所舉措。務合人心而已。今移蹕之初。扶携之民。歸往如市。海內顛顛皆託命於陛下。士民傾屬。以觀聖化之行。則今日之所施為。安得不汲汲乎。昔梁襄王問於孟子曰。天下惡乎定。對曰。定于一。孰能一之。對曰。不嗜殺者能一之。孰能與之。曰。天下莫不與也。又曰。不行王政。爾苟行王政。四海之內皆引領而望之。欲以為君。夫豈在山河之固。甲兵之利。土地之廣哉。臣願陛下克己。恭勤。隆道德於上。大臣守法。奉公。肅紀綱於下。明賞罰。辨邪。

正。懲汗偽之黨。以砥礪名節。去姦賊之吏。以惠養小民。容受直言。駕馭英傑。如是而人心不歸。海內不服。未之前聞也。惟陛下留神省察。著作郎張嶠出為福建路轉運判官。上疏略曰。古之人君。其患有二。不在於拒諫。在納諫而不能用。不在於不知天下利害。在知而不以為意。陛下渡江十年矣。外有勦敵之國。內有驕悍之兵。下有窮困羸聊之民。進言者多矣。今皆以為陳腐而別取新奇之說。任事者衆矣。今皆習是以為當然。而更為迂闊之事。此近於納諫而不知用。知利害而不知恤也。為今之計。朝斯夕斯。非是二者不務。數年之後。庶其有濟。國之所惡者。莫大於朋黨。今一宰相用。凡其所與者。不擇賢否而盡用之。一宰相去。凡其所與者。不擇賢否而盡逐之。宜其朋黨之寔成也。

右司諫馮良貴上奏曰。臣嘗讀自古一治一亂。不可為常。由堯舜迄

于五代。三千二百九十餘年。其間所以治者無他。君臣協心。各相戒勸。凡所施為。合於大公至正之道而已。所以亂者無他。君臣異志。皆務因循。凡所施為。悖於大公至正之道而已。仰惟祖宗之有天下。其不血刃而市不易肆。天意人心。不期自歸。當時制為法度。立為紀綱。非益於國。非利於民。有所弗措。是以海內廓然。無事百有餘年。承平既久。姦臣擅權。肆為蔽欺。率意改作。祖宗紀綱法度。廢壞殆盡。遂繼之以大亂。陛下紹承大業。於艱難之際。焦心勞思。欲恢復中原。迎還二聖。九年于茲矣。然而治道殊未見。以攝聖意者。臣謂大公至正之道。高塞而未行也。夫祖宗順此道而治。其後逆此道而亂。今不欲治。安如祖宗時則已。如必欲之。可不兢兢業業。朝夕唯此道之是念乎。臣願陛下靜澄其心。思祖宗創業之難。念父兄遠逝之久。憫生靈常懷塗炭之苦。憤土地日有侵削之憂。凡下一令。行一事。必先以此四者

為念。然後發之於政。詔大臣同心協力。勿以一毫私意。徇人情。斷自今日。其已往者。漸以公正之。道更革之。其方來者。力以公正之道。固守之。如四時之有信。如金石之不移。則天下庶乎有休息之期也。如其不然。臣恐萬事寢以大壞。雖無夷狄外患。而中國自弊矣。唯陛下留神察焉。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四十六

卷之二